

翁東涯集目錄卷之十五

書一

上諸軍門書

上東塘半洲書 六首

上半洲蔡中丞書 三首

上東塘毛尚書書 六首

上介谿嚴閣老書 三首

與趙洪洋書

與楊次村書 五首



東坡集目錄卷之十五
與尹朔楚書 二首

與程古川書 二首

與郭似菴書

與孫東谷書

翁東涯集卷之十五

揭陽翁萬達仁夫

書一

上諸軍門書

本月初十日以來節據委官諜者稟報安南賊
虜被降聽處頗有准驗某等計料旬月之間或
可訖事乃議出巡龍憑等處邊隘以便審處歸
一轉報施行十五日忽報彼國具申欲請督備
王良輔抵關驗接回文而申內却言登庸已往

海東府永安州降服及以金銀方物奏本由彼轉達來人通事又稱廣東雲南俱已許可等因某等見所言與前數日稟報大不相類反覆思惟安南一國也檄問一事而二三有行一國而頻繁回荅事體委有不便即使兩廣雲南各道官員同慮同心忠懇謀國然彼此差人往還問荅事辭之間自難較一賊善覷探固得以售其奸矣今賊欲往永安廣東分巡叅將或已許之若強由南關彼將疑我中國互爭納降

所損非小若駁以永安非受降之地則又形廣東之失且嫌於自以為功良可耻也至其所具奏本及所獻金銀方物兩廣雲南亦必卻弗且納及或同以分地國地等事責之論之然賊方影彼而飾此託東而誑西我雖百慮千方恐難以易其觀望延推之計也某等當時欲令王良輔等姑且閉關嚴拒不與接受候白軍門另為畫策王良輔輒執詞請行似亦一計乃今於十七日詰關審驗人文語之口兩廣事從一體莫

身法集卷三十一
三百九
氏若果實心投降其在於彼猶其在於此也但未得軍門明示耳幸得陳副使手本稱奉軍門明示廣東雖行檄問不接回文等語某等已將來文批駁及一面脩倉蓋營相機而處事若尚可爲者但不免於遲緩月日且恐廣東雖不接回文而雲南又或接焉則賊庸猶得以有辭也伏望軍門明示今後安南回荅文書若從廣東欽州路而入則不許復出雲南廣西止令某等一人及雲南二司官一員前去欽州駐劄若從

廣西鎮南關而入則不許復出廣東雲南止令廣東雲南二司官各一員前來龍憑駐劄及乞通行撫鎮三司并各守巡副叅等衙門知會庶無彼此參差之患而某等誤事之罪亦可以少免矣某等菲才叨蒙任使一得之愚不敢隱諱

上東塘半洲書 六首

安南回文准在七月二十五日到關及覆思惟必須差官審驗方可接受案查已經具由於本月初六日呈稟軍門去後欲待詳示方纔施行

計日已逼恐不相及欲令改緩來期非惟致彼猜疑無以示信又慮淹引時月遲誤事機於我亦有大不便者況屢蒙諭言早當訖事某當如期督委王良輔輩慎重而行不敢膠柱預料莫氏回報必有本狀揆之事體似未可突與接納設使情詞明實止宜令寫申文轉達臺下允日方令親自抱齋投降也上年訪據謀者報稱莫氏父子備我之策大約有二一舉懇陳乞幸免加兵上策也不得已而乘虛先突擾我邊場大兵

至日勢如不敵堅壁清野退守海東中策也又不得已航海而逃伺間竊發下策也今日謀者之言亦多及此兵家之勝貴知彼已某愚不諳戎務深懼負累況今几百便宜俱當在於太平地方商訂指畫乞賜再委布按二司官二員前來與某共事庶謀審而動不差某幸甚地方幸甚

其二

十月二日指揮錢希賢是夜巡檢翁欄舍人徐豪各齎到鈞翰莊誦再四益仰見元老名公謀

東坡集卷五
國忠懇曲盡事情毫髮罔缺其言登庸關口投降愈於出境爲慮宏遠真有非某輩智識所能到者謹當奉以從事但遣子一節須令必從乃見全矣昨據王良輔等報稱安南本狀已遣到關但恐夷情謫詐不無依違尚弗辭說某已命其往接驗看若何公同擬議委曲操縱疾徐之間不敢不竭盡心力將來或不遠所料數日之後卽當差人兼程馳報也竊念某愚叨辱恩遇厚見周稱鏤骨書紳曷以報塞昔日有言願以

微軀先死備錄者信不誣也九月二十日具稟差指揮劉光會鄧副使轉達臺下蓋以聖人夾谷之役尚不慮武備備會不聞右子議之左江兵力寡弱卽如某等盡數調用猶不足以示威而總督所調且倍減焉然愈不敷亦以土人疑惑兩難適從守巡調兵非其常職未奉明文慮或得罪不得不言惟臺下察之更乞作速量摘右江目兵前來兼同鎮壓以肅人心以威遠人先是王良輔曾面許登庸差人過關赴軍門及

各道請降某語以請降須回文歸一轉達詳允示以的日方可施行其人乃暫止坡壘矣畢竟請降之人不可令詰軍門止合某等爲其轉達而監統等官若峻拒之似有未可臨期欲於念滙營令其來請以示信也或者禮亦宜之夫某所以切切求益兵者非獨欲借威以示震且欲設衛以聳觀耳右江兵集之限當計登庸投降之期遲則無益徒多擾也其餘瑣瑣不敢塵瀆

其三

九月念八日發到公文遵行外手札所示事宜謹已一一奉命竊惟戲下臨邛當在十月初旬則登庸投降似宜以月盡爲期獨夷情叵測其所以投降聽處者懼加兵耳示以必征使無反覆所謂計也若徒待之以誠信諭之以文辭彼將以詐探我愈恣支吾無忌憚矣某今駐劄念滙營爲龍惠思陵諸路適中之地去南關五十餘里督同各官謹嚴關隘脩治倉庫繕橋梁開道路伐木樹柵分布兵馬計誠非得已者第恐

兵力衰弱無以示威萬一登庸知之不無易慮
左江土兵正調加共一萬有奇某與鄭副使及
叅將官先今所整捌者三萬有奇蓋兼報効之
數耳近日移文催督雖盡取用其實將來止可
得二萬餘右江目兵又難猝集意甚難之昨奉
總督明文左江止調兵一萬名與某等所調之
數多寡不同某愈驚懼且慮土人難於遵守某
等所調中間亦有如數到營及已在中途矣限
以一萬名多者必紛紛稟告准令摘回則於今

日事勢殊爲未便不令摘回則某等似有擅增
之罪且一萬之外不給糧賞則失土人之心給
與糧賞他日刷卷或以某等爲額外濫支又不
無形跡之累以此不得通行呈奪某思屢蒙
臺下及總督參贊提督衙門鈞示凡百當行不
必稟白致失機宜謹已服膺矣茲當仍照職等
所謂之數暫撥各營及守隘脩路等項聽候分
哨蓋機宜所在也更乞批示以便遵行其於事
體庶無妨礙向日登庸抵關兵頗嚴整王良輔

東漢集卷五
稟稱彼兵約有十餘萬其實則有二十萬云今我止有此數尚爾參差而往來路人又妄傳用兵之意不甚堅決某愚不諳戎事與寤靡邊亦惟盡心以報臺下厚遇之恩他非所能逆料也

其四

某抵憑祥委官并謀者稟報旁午真謬參半倥惚之際未能瀆聞要之莫登庸方求宥死詎敢輕犯但輒張耳此賊狙詐且甚今茲回荅未審如何尚飾匿事詞覷我動靜度之事勢當令委

官徑自卻之正辭明義使自輸情然不免於淹引時日矣三軍未集七月將終某甚憂之即有關說計須旬日方達軍門又須踰旬方得明示機事紛糾瞬息殊形絕微驅馳入謀寡臧先曾稟乞軍門速行副使鄭宗古或督促叅將沈希儀前來同處使得互相指畫庶免愆違今二人俱未到而職又且離太平矣蚊蚋負山不免是懼謹遣千戶李琮齎候臺下本官頗知邊事亦以備詢訪也

其五

東漢書卷三十一
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珉揭帖所云亦以仰承
鈞慮非得已也切惟至誠可行於蠻貊用術須
達乎機權然必濟以兵威用乃不竭倘兵不足
恃則術或有時而窮誠或苦其難入兵法有之
罷兵息民者必不能去兵然兵不可試賊不可
玩今日之事祇以檄問使必輸情投降實心聽
處上計也必揚兵而威之使從中計也必不得
已而用兵下計也下計不可爲上計不可必中
計不可不豫備焉者交人詭譎自古爲然檄問

甚明若罔聞睹駁之諭之誠是也設或改正回
文仍復如故瀆告之既不可矣其將何以訖事
耶時日不停兩處爲得若專恃辨駁之書以取
效於所難必之事其誠不敢也反復思惟似宜
一而揆筭及時揚兵然必兵皆可用以守則固
以攻則勝庶幾動可萬全功成一舉萬一莫氏
畏威投降聽處我師凱旋地方無事卽不得其
上亦得其中否則不得已而就下計猶不至坐
失天時進止無據也若兵不可以守亦不可以

攻徒揚虛聲反以啓侮是無計也且將併其下者而失之何則賊固善於刺探者我不可以無用之兵而遽忘意外之戒主張必用似若出下計然者將以成就我中計耳是兵家之說也議者以爲調湖兵募海卒積糧糗奔走兩省張皇我師卽費至十數萬金其於百億蒼生猶甚惠也蓋所棄者小而所全者大所謂不去兵而後可以罷兵者此耳伏惟臺下擇焉乃若上計安敢不竭盡心力夙夜圖之第恐事難逆料孰閣

凡時則某不言之罪無所逃况預爲中計其於上計固不相妨萬一上計可成中計卽備而不用或因而用之以征勦我境內地亦可以某欲馳赴臺下面請臨置以回文未得不取阻離謹顯差指揮錢希賢吏目吳激前赴臬請并將王良輔蘇廷瓚審諭過安南國夷人語詞及回谷莫登庸書齋附呈覽

其六

據指揮王良輔呈稟安南國夷目莫登庸於本

月十二日詣闕謁候陳懇大槩前擬數事莫登庸意皆聽從其遣堦出關不出關尚在猶豫然要之畢竟不敢不遣子出關也至於繳印似不必強獨割地黎寧一節執辭頗堅難以開諭仰惟軍門近已有行其權在我似亦不必瑣瑣與言某等切惟莫登庸恐懼卑恭抵關候降不過以天將已臨勢必加兵又彼國中近頗有警所以汲汲求請計圖自全乘此機會亟爲處分適得吾計失此不處延過月時萬一彼國事定

又或以我兵糧尚未齊集或有反覆不免多費經畫難以盡如吾意矣登庸已離國都見在坡壘軍門受降之期止可十月之內過此登庸守候日久夷情似有弗堪乞以的期密示某等以便遣使委官仍乞催取兩廣雲南三司等官作速前赴南寧及行巡按御史知會同赴受降其所請恭前雖已委官赴各處恐時日已迫難以速成不得已以帳房代之其將來欲於受降去處圍築一城設立懷遠驛附焉行當詳議今且

爲之經始也

上平洲蔡中丞書 三首

五月廿八日舟發自梧州漲灘高難於力挽抵潯
又因瘡疾不能登陸行至六月二十日方抵南寧
二十二日即解舟之太平矣先此佈差垂覺人役
密往邊關偵探僅有一役回者第言莫方流委已
身死登庸聞 欽差二大臣且至頗自倉皇多方
設備然國中人心尚如故也檄問已移去欲得其
情非周聞不能總候至彼之日或有的報另行馳

曰先以安南及地方一二事件謹列於左 一
夷使阮文泰陳必開等先曾向稟臺下候至南
寧分作兩處安置不意此輩憚於分拆陡然生
疑文泰委曲陳請懇聞奮厲執言某頗避文泰而
重忿必開也仍欲分置之有司固執以爲不可
且謂分置兩所難於支應亦費防閑委官王良
輔等亦苦苦關說乃遂姑容同住續據推官胡
寶稟稱必開登岸之時驟出言語譏諷 中國
及至住所又擅毆民惡大無狀可怒某戒令勿

言當徐徐處之必聞賊臣耳其初入吾地何叅
議之誤也非有軍門明文也但念外夷又係聽
候看處人數欲以威令相劫鞭朴相加未奉鈞
裁不敢率易故但陽為不知戒令有司無言以
存體耳必聞將來倘又無狀乃爾則當何如戒
治敢請裁示 一整棚左右兩江目兵某愚惟
此一事只在分巡副叅等官潔已自防正紀綱
陳威信辦賊否則賞罰白黑簡心先其肯綮固
不必徧歷彼地甚至如孫繼武者近年以整兵

為名挾土人而贖其貨至貽外國觀笑今日未
已也太平去軍門往返約四十餘日某茲行役
其所關係誠非細故倘幾有可為而權不在手
臨期稟請不無後時向會面告臺下欲奉牒借
權以為準備亦昔人不可處不完之意也及閱
旗牌四出督促各官起程徵兵節蒙尊諭謂其
舉動太早與先日五羊商確意指稍有出入某
時勸臺下姑順之亦以令出惟行不可中返至
於遲速進止某在地方或得於諸同事者指畫

商量前項旗牌卽四出督促無妨也今各官中間有欲巡歷土官整棚兵馬者職雖與言彼以奉有二大臣明文不可稽且違也欲再與言恐瀆而不聽無益徒增嫌耳檄問遣去彼中息耗遽未周知乃瑣瑣於沿邊去處查點土兵騷然動搖某未見其可也副總兵張經原奉明文該同某駐大平本官思恩之意尚未訖竟卽使舍彼赴此止宜與左江叅將暫住南寧候某相度機宜可不緩急以爲進止庶幾動在萬全

掣肘此惟臺下可以指揮各官若出之於某則不免專妄之嫌負罪於同官者多矣某荷重托夙夜兢皇固不敢巽懦誤事然於同僚之間亦不敢不委曲終好以共成茲役伏望昭然悉幸甚幸甚仍乞示副使鄭宗古速請太平某同處思慮見聞有所不及可以相質凡百舉措式或不迷該道守巡巡歷地方常事耳民夷耳目自不致驚疑原與副叅之體異也一訪得思明府上官男黃朝今春以來計同奸商節次令人前

往廣東販買硝磺以座船裝載令人不疑直抵
該府搬運至安南國變賣見得排草八百擔象
牙五對堆積在彼又仍往廣東販買前項貨物
除一面緝訪外照得思明地方本與交趾接壤
而黃朝之頑悍無知恐不止於以硝磺易貨實
其透漏機密事情亦或有之相應重究及嚴爲
之防 一思恩之役始事墮餽既往無追矣大
段在輕聽盧蘇地方官或又不相爲謀以致難
於收拾今聞盧回心腹僅有劉亮農忠農臣梁

鄧王均李雙等二十餘人然其勢猶足以糾動
九司烏獸之民使散而復聚頃以三四百黨逼
犯思恩新城或云尚有伏路及尾後者暗莫知
其數也偵者又言盧蘇部兵未至新城先一日
使人報回曰兵創可亟走回乃率衆穿伏草石
不可疏捕蓋回平日結好於蘇近者以數百金
爲壽蘇是無意殺回且利其反也乃以漢官府
爲餌罪滔天矣職惟今日擒回易去蘇難也或
云回走九仰僑山中在歸德州良相界之地其

所熟昵武緣人羅瑀黃恩黃義王春等力皆能致之幸賴臺下明見千里藏機於密批詳中間有盧回傾心首罪從寬發落之語各官乃得奉以從事計授羅瑀黃恩等密以誘回虜今想已在計中矣此時回已窘逼知必可誘但聞瑀恩諸人先會揭竿從回黃義住坭村回等往來其家人莫敢言則此輩固回死黨也不劫之以重威懸之以厚賞安知不終始爲回作反間邪職會貽書陳叅議謂必示以背官助賊法必族誅

獲賊功多千金不惜人情掌上或可轉移而遣也且重賞而示之一信必死而示之一生卽盧回腹心如劉亮農忠者未必不求生邀賞而殺賊自首官府雖動至千金不爲費不然徵兵守城曠日持久所費糧餉恐不至於倍萬矣定羅徐吾已陣亡其子徐猛酌酒無常人咸畔之其與安定司日民不願潘良事頗相類二司尚費處分其餘聞以次第安堵不爲變也

其二

莫登庸近因方瀛病死慮有內變乞降聽處或
其本心但二次使者俱不遣還彼懷疑畏謎莫
能解又不知如何處分可仰承鈞指上回
天意近設謀言旋復與王良輔密議更定且遣
去矣以此行之得遂吾計尤覺圓妙事惟求濟
以福利東南百萬生靈他未遑卹也奸人旁午
乘機嚇詐外夷不可謂無之某愚大段着力防
此而已如黃朝者人言其玩法通利此或往時
事耳職猶再四再三矢口相戒且欲械致軍門

黃朝叩頭流血願以死贖乃諭遣之往日趙楷
李安年應次第論死朝所目擊朝退與良輔輩
誓必敗過國報軍門又私與各官言曰朝必使
登庸出降不然朝願以父子爲質某惟此非事
體令再勿言然亦可知朝欲自効也仰惟臺下
日與尚書公咸寧侯互相籌畫必有成謀乞密
示以開迷惑

其三

本日據委官并謀者所報安南國事情大槩以

有可人意者此皆仰仗我臺下及尚書公忠國
愛民一念格天之明驗也但示以兵威之說終
不可緩欽廉地方去太平遠甚差人往返動經
月旬然某凡有施行未嘗不與各官同之微心
耿耿祇恐上負臺下下負蒼生無他也恭承明
諭廣東亦已移檄某愚反覆思惟未知其可是
自多架一樓屋也賊庸兩地回答將謂我何而
差人交接答問之間端緒甚多少不經心則所
泄所損豈其微耶某惟 欽差大臣鎮臨此地

事出於一庶幾動中機宜雖雲南地方只宜知
會似不可就彼移檄致有參差况兩廣之事體
一而已使事皆如此萬一不得已而用兵則宋
時劉澄賈湜郭逵趙鹵輩所爲固不可爲殷鑒
耶某愚甚憂之林伯高在龍州王良輔輩再四
稟白謂旣用而治之太驟則他謀者解體矣時
待回文停當之後方行拏治未晚也其言似亦
有見近來奸細見獲在監者六七人罪重監故
者二人矣漏網無多此時邊隘已肅然無敢犯

東坡集卷五
者皆賴我臺下威稜也鄭副使不日亦抵太平
候良輔回報商量彼中事勢某不得已則以巡
邊督糧為名量集兵馬歷詣憑祥蓋專為檄問
回文計耳某又惟阮明哲書稱願做布政使司
等語中間明是詐計向日阮廷傑曾與李喬楠
言天朝卽以安南布政司莫氏肯從但不過
一二年後莫氏便欲反覆等因此言頗可據也
若授以名色等項則惟我主張不必屑屑論之
矣

上東塘毛尚書書

頃謁軍門潛承鈞諭意慮周密敢不仰承今時
已交秋計當早定顧惟事體重大喫緊一着全
在檄文然必先得其情庶幾發可中的而用人
行間察變觀形實有非旬日之間所能立辦者
某以多方圖之候有成驗方敢馳聞大較不震
之以兵則彼或無畏雖以計行之終亦猥委無
力驟則易入數則不尊非所以威賊而謀成也
欲震之以兵又恐大衆未集徒以虛聲彼疑不

宥輕棄國人萬一計出無聊何以待之夫獸窮則鬪螽蟊有毒急示之形非計之得況兵家之法不用而示之用用而示之以不用者邪莫登庸梟雄狙詐熟於兵事時未至而張皇彼或得以窺測我矣故兵不揚則威褻揚兵而不適其可非太逼則啓侮矣諜者報云莫登庸近持精兵五六萬人往來於山海之間又云莫登庸甚驚懼有以天朝加兵言者必繫之有以不加兵言者亦繫之且曰第觀他日言可據者生不

可據者死又云莫登庸國中多言天朝前後檄諭皆所以懈其備也登庸且信且疑此數人雖未必可據然我所以處莫賊者不可以不審也誘之以可生彼亦必不肯出無聊之計劫之以必討又安敢挾隱節之情某惟登庸固亦有心計者使知中國正大之體明白如日月機權之妙變化如鬼神則必趨其所可免而避其所必不可免賊知趨避而後我之計可行即藏形密聲示以不用可也舉兵臨境示以必用亦可

也顧先後緩急幾微之間某誠慮有所弗及第
當慎之若因彼之際而成我之謀則又意外奇
舉間不容髮未敢取必於今日者叅將余恩欲
詣各土官地方整擗兵馬某移書止之彼以爲
奉有軍門明文不敢稽且誤也然某思登庸方
得檄而間者方啓行姑宜靜觀勿逼俟有回文
亟議進止未爲進也且土官衙門甚畏委官相
臨余叅將縱賢且廉然跟隨部下未必不因緣
擾害况整擗兵馬大要在某等潔已自防以服

其心陳綱紀示威信辯臧否明賞罰先其肯綮
使知嚮方他日徵發自當得其死力若數數往
彼查點無益於事士人之情又大不堪某先稟
提督公欲借兵權爲重者蓋以太平去梧往返
當三十餘日萬一機或可乘權不在手臨期稟
請不無後時故預請謀畫備之而已若必揚兵
威須待時至另當關白不敢輕也

其二

月日承差某捧至尊札慰勞良勤垂意甚備自

顧匪材何以當此未能報答祇有微心竊念時
已交秋事難直遂檄問已發謀者亦行欲得其
情非用間不可然實未敢以旦夕期也某因病
癱至淨不能登陸舟行雖迅竟踰月旬離邑以
來癱痛愈劇不能坐臥追程前進亦覺稽遲然
每自揣平生並不敢憚勞緩事乃獨於今日淹
阻若此雖不至防誤所務此心刺謬實大不堪
今病已少愈幸不卽死尚當畢力冀免愆違

其三

登庸納款數事竊審諸謀者之言而度之事勢
其從違之指略見端倪雲南執事者所受降
書其語意明是要封較之昔言尤屬夙繆且計
罪也不宜用印茲已用之而額曰乞賜權用是
用之者爲誰而賜之者又誰也以人守小古者
以交隣國而彼乃入請降之疏尤甚不恭部議
待以不死之說在雲南尤未宜遽然遣去或使
彼有驕心也黎寧真偽難未可知然經略數年
播傳中外獨惓惓然爲一寧分地似非討罪之

大義也茲者重臣秉鉞聲烈振揚逆庸固已洎
惕總總然恐國中忠義之人不忘黎氏起而軋
已也而我復執此以臨之縱有其人必將曲爲
隱飭其孰敢以告我我因其不實也而駁之一
至於再至於三至於四五彼將終執前說而不
變我又何以處之若卽因此而遂臨之以兵亦
恐正名討罪大義未伸而謀之在我者或難以
繼矣今宜勿獨以一黎寧爲辭而先其在我者
集兵以待之藏形以疑之檄雲南以鎮靜無

動而寬彼之心歸一無參差而正我之法彼將
以我爲不可測度而愈疑且懼焉我乘其疑且
懼而投之以計庶幾乎有必從之理也夫明白
正大者 國體也變化多端者機權也萬代瞻
仰在此一舉惟審裁之

其四

某也淺不足以測深愚不足以謀智竭忠盡力
祇有此心茲登庸之惡稔矣大將之駐節久矣
檄告已迅發矣偵謀已繼遣矣先聲載馳而時

日及矣欲得其情非用間不可古人所以舉而成功動而勝人者以是道也然間必有所參而後能知敵之情非一人所能成也有所待而後能審敵之變非一時所可必也大抵今日之事不震之以兵則彼無畏志而我謀無所施欲震之以兵而大衆未集虛聲而已彼或計出無聊何以待之夫有毒者螫有齒者噬物皆然矣而況於人乎登庸固有心者與其急示之形孰若善藏其用法曰不用而示之用用而示之不用

斯得其旨矣或曰登庸斧鑕遊魂不足深慮然用兵之道先其在我緩急趨舍須當其時苟或不然則徒以啓侮而褻威非計之得也近聞登庸以銳卒五六萬人自將往來於山海之間其臣下有以加兵言者必繫之有以不加兵言者亦繫之云第觀之他日言驗者生否則死彼國人又言天朝前後檄諭皆所以懈其備耳非實欲降也登庸疑信半之而懼有加焉夫知彼知已兵法之常登庸雖鄙竊嘗料之誘之以可

生則彼必趨其生而不肯出無聊之計劫之以必討則彼必避其討而不敢挾隱詐之情詩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蓋言知所擇矣彼豈醜然人而禽獸哉賊知所擇然後用兵之權自我執之而所以處彼者恢恢乎有餘力矣至於余叅將集兵之行似爲太蚤計姑宜已之而鎮之以靜俟彼國有回文徐議進止未爲晚也且土人素習不便相臨余叅將雖賢其下焉可保乎在今日所以處此輩者宜潔已自防以服其心而

又陳紀律示威信別臧否明賞罰先其大要使知向方他日調發自當得其死力數數點集以簿書約束爲事無益也

其五

至誠之道可行於蠻貊用兵之法須達乎機權所謂機者如弩之機也其發也至速而所以發之也者我也所謂權者如物之權也其用也至平而所以用之也者我也故進退遲速在我如機加權而始可以言兵矣夫兵者聖王所不能

免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蓋有道存焉
耳今日所以處莫賊者其策有三以 天朝威
德之盛布之文告之辭震如洊雷掃如攬捨使
千里之國折於咫尺書萬人之命全於一檄登庸
皦然獻誠頓首待命以全我 聖天子大造之
仁而二三執事可以垂藥端委揖讓而告成功
焉此上策也若彼以奸宄之心逆我大信猶豫
之狀撓我寬仁必將提兵百萬大震天威譬之
泰山臨於累卵洪濤沃於一燭而懾之以不敢

不從則猶幸其不血刃以戢烈焰於崑崗此中
策也倘彼以義問為要劫以至誠為可給迷復
怙終奸我 皇命則徒繁辯駁之書返傷尊大
之體於是乎三略訓兵五申誓衆靈旗直指雲
騎長驅取鯨鯢以為大戮雖僵屍蔽野腥血灑
途芟夷絕滅所不惜也執事者將馳露布以告
捷繫俘酋而獻 廟皇靈殫赫震於九埏威則
威矣而 聖天子好生惡殺非其所先此下策
也今宜總衆長兼羣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集

興治集卷五
兵糧倡勇敢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而可得其中必不得已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不至於從事失時也若徒焯晬以馳聲駭驚以騰說夷情狡譎豈謂無知惟臺下其罔之

其六

某惟檄問既已齎去安南諒山長慶等府衛轉行莫氏必有回文雖約日差人抵關驗接然固未能逆料其情詞之虛實也徑自接受轉報軍門萬一中間所云猶涉隱飾將遂一怒而以兵

臨之未免舉動太輕非古人好謀而成之意將遂折其大義駁回改正又恐文移太瀆損軍門簡大嚴明之威況榮戟在梧相去甚遠往還道路輒經月旬反復思惟未見其可必須選委端敏博洽諳曉事體善於文辭二三人往彼譯審密察機權期一舉而事定然後爲善之善者頃據諜者旁午稟白多不足信參証錯訪因形設觀度其人而揆之以理竊亦得其一二矣然未敢以爲准也方爾慎選間諜再加體探務得其

情庶幾難易低昂有所捉摸便於處分回文至
日委官審驗可則收接不可則徑自斥回轉誨
諭只將原文抄白到某馳報本院其駁回緣由
軍門似若不聞知者乃於體勢尊嚴事亦不唐
突也但惟左江地方乏官差用他日遣行者通
判蘇廷瓛指揮王良輔輩而已某惟此輩雖頗
稱廉能然於前項大事誠恐意未了了辭或不
達知府江一柱且復之科場供役矣某惟古人
易巾裾以眩形變名姓而覘賊往往爲兵家所

與今亦欲竊擬古人之意而未能焉伏乞移文
副使鄭宗古俾往太平與某商議可否庶免愆
謬叅將沈希儀蒙委同事某愚甚大喜若得早
到資益爲多其處分安南大畧向雖函承條示
恐難盡如所云仰惟許謨變化微妙更祈指教
使或不迷舍人李喬楠鄉道梁韜報白事辭雖
的確然比之他人似頗可據謹抄白一通奉報

上介谿嚴閣老書

宣府孫巡撫疏 請嘉靖二十七年防秋客兵

錢糧戶部駁論奉旨查明認罪回話事狀大略已具于揭帖中仰于奏記不自揣量僭復有言蓋自聞命以來五內震駭莫知所裁臣子之分宜自引咎不敢繁解於君父之前然使中外聞之或有不深亮愚者何能安也某死罪死罪頓首頓首竊惟宣大山西嘉靖二十七年防秋客兵之費三鎮巡撫應在去年終查明咨報軍門覆查較一會疏請討於事體宜爾也乃山西則先於去年十二月徑具疏矣大同今

年二月初旬始咨報前來參較無異迥迥會題疏發數日而山西之咨文始到又數日而宣府之咨文始到也山西請討數少而宣府巡撫則惟據守巡議呈守巡兩道則惟據委官查造彼此相沿舛謬特甚以故某於大同則會題於山西則咨部於宣府則未敢會題未嘗咨部駁行再查而該鎮之疏則已先發矣彼誠慮其遲也適不遲留然某之所以未具咨疏而駁行再查者正與戶部之意同卽如戶部言則某於大

同山西稍能節縮至於宣府其敢有異視哉宣
府二十六年會計沿邊緊要城堡客兵年例銀
兩共三十五萬餘蓋預筭支用畢盡秋毫之的
數也據今所查歲用木支實止該銀三十一萬
餘節剩銀四萬餘脩邊明效似亦不誣祇因該
鎮查造叢錯遂自掩實不然該年原計防秋主
客官軍五萬一千四百一員名馬二萬六千二
百八十四匹臨時以邊警告棘增益官軍一萬
七十四員名馬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七匹歲用

錢糧宜出於會計年例之外乃反有支剩何也
某嘗與諸鎮守巡而下官員商確芻餼約法數
條間多廢閣度支大較未盡當心要之易轍為
難理繩在漸某本無異能冒領重任邊機戎議
四鎮紛填勞瘁不辭心思靡逮妄謂事有大體
官有專責巡撫才猷名望俱不下人綜理邊儲
專精可託況有戶部郎中會同行事不須過為
侵越煩瑣相稽如嘉靖十八九年以前總督未
設巡撫郎中諸臣何嘗不任之有餘力哉夫毛

舉其細者恒鼎棄於其大拓思於什伯或失計於鎔銖卽其所計慮脩邊併守欲因以節省財用計鎔銖而毛舉是誠不能昧什伯而鼎棄亦所不敢查得嘉靖二十四年以前宣府大同山西客兵糧草仰給帑銀歲常一百四五十餘萬嘉靖二十五年多方撙節然尚費帑銀一百二十六萬三千八百餘戶部卷簿歷歷可稽自脩邊併守議行而爲國節財之道亦在是焉以故二十六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宣府三十五

萬餘大同五十三萬二千餘山西二十四萬四千餘共一百一十二萬六千餘比之二十五年已省銀一十三萬七千餘而民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不與也其時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七十一萬七千餘年終尚有支剩今嘉靖二十七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兩以二十六年用過之數爲準備宣府三十萬餘大同二十三萬六千餘山西一十二萬七千餘共七十七萬三千餘比之二十六年會計又省銀三十九萬六

千餘而民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亦不與也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三十五萬八千餘湊之當已足用乃若另議請發趁今糧草價平預爲糴買以防他警或留作二十八年客兵支應則在於會計年例外者將來省而又省亦未可知某會䟽言脩邊守要籍兵營田生息教訓之後可漸減客兵之費誠非虛誑但嘉靖二十二三年三年三鎮客兵每歲費帑銀一百四五十萬兩人皆知之而三鎮共止用銀七十七萬三千兩

其大半則自二十六年始人未必知而某亦未嘗舉以爲功蓋人臣之義補報甚難幸少裨益比之涓埃若夸揚以自多則淺淺弱植也此所以歎歎默默爲之而已乃今竟不嫌於務白淺之示人誠懼聞而投杼者若心事直須與天地鬼神互相較勘寤寐恍惚不及脂膏然形迹之嫌猶不免於逡巡瑟縮亦鮮問學道誼撐柱心胸居常自詭不肖者如此向來脩邊之役兩請部屬監視度之既不得請付之有司懼將免焉

已屬不肖者所爲若復少有不誠則滅錮棄世
之徒卽蜂蟻蟻所揜覆悲也三鎮邊墻長千
餘里美完足恃前此所無億萬人之耳目安可
欺耶乃聞或又有謗此者豈以天下事不欲人
爲之天下人皆滅錮也邪常經怪昔年楊遂庵
王晉溪二公俱以脩邊貽謗二公才高不屑於
小廉曲謹或有出入然亦不遽至於人所云某
無二公之才故亦鮮不屑之事特不幸曾石塘
身死之後人言脩邊錢糧不明太甚由是絕無

賤惡其聯官者疑無視聽卽行懷曾史猶心陷
左腹也總督身膺衝憾而以冒於此且四年矣
積愆如山周身寡術屢鑿屢徹震于其隣以日
夜吁嗟肝膽出血萬一尊明亮而察之

其二

頃荷札示云 主上日以邊事爲念勉某加意
設防某焚香祇誦一字一拜及得所差人傳述
教語屬意甚勤卽父兄之於子弟宜不是過感
深流涕恐負大恩昔人有言鞠躬盡瘁斃而後

已蓋邊臣之分所以圖報者也宣鎮歲用錢糧
猥承鈞諭竭力勾稽卽牀臥呻吟猶親檢計簿
痛加釐正敢蓋愆違仰荷旰食自鞭策諸邊
儲政尚未當心因有嘔血奇痾齷爾未能條刺
倘未卽死尚擬嗣陳某臨楮無任悚懇瞻依之
至

其三

萬達自揣無似然在我翁培造之下未嘗不夙
夜努力冀樹尺寸以自附依迺不意頃有上谷

行... 望公裁緝俾克紛紛甚大幸也
私... 惟服食自愛

與楊次村書 五首

捧讀... 無任... 萬達死罪死罪竊嘗自言
平生肝膽非我明公更將誰盡偶以公事噴有
煩言... 死罪伏惟鮑子知我當必見原有
終愛焉萬達敢再披瀝以仰承我公終愛之恩
宣天山西總督預 請徵兵於貴鎮故事正月
內之具 題乃達今歲以公屢有劄示寧庚故

事而不敢違誨旨而申明互援之疏則去年公
已舉行鄙心卽疑其有未然故亦借有啓瀆乃
竟未蒙俯察尊疏一而再焉入秋以來文移督
促詞意大嚴是萬達於當 請者猶寢之而公
於其可疑者每異其必行焉用是亦遂疏辯蓋
在公再疏而咨催之后也謂互援之兵無預徵
之理而救鄰之義異往戍之役也設可以預徵
往戍則孰如李嵩不必東梁壘不必西山嶺次
而無勞擾之爲得邪今年願 請徵兵出自

部若難爲貴鎮則當力與兵部爭否可不必預
調山西兵一枝使足相當而反難爲山西與不
肖也不肖愚見真以互援之兵爲不可預調蓋
各鎮卅印總兵官有勃有制遇有大警臨時得
徵兵於鄰鎮且計程而限以時刻后至必誅例
也九邊皆然無待於申明者也申明互援而預
徵之者非例也以其不可以通行也彼矜此也
萬達之所以噴有煩言也以公一再疏而又咨
催也以萬達先有啓瀆而未蒙俯察明歲將復

緣此爲故事也望公置萬達於腹中而不厭教
之萬達曷勝欣踴感仰之至

其二

承惠霹靂車感甚山西大同飭備省餉戰守可
因多我公之創畫也一隅潰防未路更爲君子
之教深得鄙心一息尚存豈容少懈顧今之時
何時邪多田不婁見鷹乃獺去之則理道不辱
久之則心事蒙塵卽永隆之役 聖明亮而寬
宥我不賜譴斥本來意氣未遽陸沉其爲之亦

難入宣府執事者冰炭日甚巨細紛龐安得借
力湯鼎斬然一新獨石西龍門關東四海冶外
紆計七百餘里內經計二百餘里前歲僕欲脩
二百餘里之險以屏蔽 皇陵京師無一和者
而僕又以孫松山之故遂不果於犯衆議而力
爲之今雖疊疊已涉救過乃益嘆我公一人不
可再獲相與排俗見而樹奇烈也將復誰言哉
將復誰言哉併守人作拭目待觀正擬顯官奉
候榮戟適使者還聊附區區不盡

其三

兩承使翰一日並至仰慰何如預徵貴鎮遊兵生意固欲之而重違尊命竟爾逡巡兵部以宣大屢報警急途徑議行做地方定賴有此蒙遣發甚幸甚幸今秋賊以求貢弗遂決欲一逞聞已會兵云宣大山西良可憂也彼鄰境互相策應之兵必待臨警飛報至日方可摘發且難定營亦九邊通行之例也豈可與預請徵兵之事同哉況本境須是無事方可策應他境若貴鎮

可預調山西兵則山西亦可預調貴鎮兵矣此地方事也不敢不盡言之近已兩奉書又移文臺下及石岡公諒必見亮事理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何有於彼已恃愛喋喋無任懸悚賤體病踰旬矣近以宣鎮錢糧之故奪俸兩月將來罪狀又不知如何第付之命也

其四

冗病之餘捧讀嘉札曠若有瘳所示藥方比之仙授珍重藏之卜頑幸已愈過辱台念何以克

當咨文內開欲以山西老營兵援貴鎮而以貴鎮新遊兵援山西竊惟山西兵鮮可用獨老營兵若強耳貴鎮兵多可用獨新遊兵稍弱耳以弱易強正恐難為山西也且我公於山西援兵必預定其枝則舜澤公於貴鎮援兵亦將預定其某枝公若以老營兵援貴鎮為故事則舜澤公亦將以貴鎮東路舊遊兵援山西為故事矣夫彼此策應者謂大舉入寇力不能支飛報鄰境臨時發兵相救援云爾其與預請徵兵事體

萬萬不同彼此互援之兵原無預徵之理九邊皆然非特是與山西爾也貴鎮去秋預調山西兵至且既無大舉又近發回鄙意竊大謬然辱公道誼之愛有難於為言者今秋望公止依九邊通行事體與舜澤公相約行乃是忠恕之道亦僕精神骨髓不存所仰望於豪傑者山西分守大同百四十里之邊其極衝去處乃在拒虜堡撫鎮擬以老營兵一枝守之去貴鎮遠甚設使定老營兵於黃河東畔則分布之事在貴鎮

而不在山西僕亦遂不敢檄老營兵於拒虜是以公一言而掣肘矣我公獨能不以舜澤與僕二人置腹中邪若預請徵兵則始自近年而頃者洪洋建議則本爲宣府該鎮邊牆未盡完而其地去京師爲近又咫尺 陵寢謀者屢報大虜欲從獨石馬營擁衆而入長驅而南臣子憂危至情不先於 君父邪此預徵意也今宣府撫鎮尚疏請京營兵爲援況貴鎮舊遊兵不遠而來宜不爲過本兵旣已 題有 明旨而宣

府所恃以無恐者亦惟是也望公早發不然宣府他日或得以有辭僕亦不免於皇恐矣造次言語無緒伏惟照亮

其五

久踈奉候睠焉之念不問可知矣宣大今秋聲息頗異曩時但所恃者牆垣無缺虜亦私相聚以爲未可輕也田禾布地須八月終刈事始完此時正當戒嚴安危未卜側聞貴鎮止有零賊狼台吉諸酋方有事於黃毛云果爾則山西遊

兵第令暫住河東姑勿使西渡勞疲人馬如何
山西固我公舊屬幸與延綏同視況互相應援
之兵本爲緊急舊規未見以傳報聲息而調取
者不肖近已具題請查此例以便遵守一二日
當得旨矣統惟照悉

與尹朔楚書 三首

日來志事想見操心之勞其辭與義當益專精
直瀆泣麟信非苟作書成鄙人始可圖東歸也
兩鎮三關各爲一紀因彼稱我義例宜然向者

向丈置疑殊甚膚繆疑非其當恐不止此別後
恍然覺矣近日出塞之役疏已拜發周帥往行
吾輩共知一戰成名然耶否邪虜或數年不敢
窺雲中矣墻壘高深品容錯布賊有三騎誤納
諸窖中不能起遂相呼避駭走戒勿輕追諸將
始信可以守待戰云生嘗遣善竊者數十輩旁
出塞外使扮細作夜窺垣臺戍兵不備則緣墻
而登而入告將吏登者賞而戍者刑備則不能
登者無功而戍者無罪偶一行之數十輩者再

遣則伺夜之計竟無所施以是知天城潰防失
在不守耳禦胡中策築垣近之此時縉紳賢者
乃猶雷疑況其碌碌乎朔堊論出而人信能無
待邪連日戎務益繁億度前賢了處要了其道
何由

其二

病臥經旬近復感冒口鼻不仁耳目多畏所賴
藥物幸少間矣疾讀佳序如登泰山遊渤海目
縱神竦天下無以易其觀也近世文字亟稱何

子然於旬月之間未必能連篇累牘爛然具陳
且或盛枝華而略根致騁臆說而昧經綸猶虛
車耳高才天授睿思泉涌根極時中綜詮治理
開闢變化高壯宏朗馳騁前昔鞭撻今人吾於
文者拱手屬心久矣夫志史之流也江文通稱
史之難莫如志非文者其孰能與此鄙人喜真
欲行不啻口出所與朝夕獲盡觀之倘有一得
將寄託於班郢之手蒼蠅附驥夢寐欣歆欲得
而陳而無其便徒積惋嘆耳諸序大都靡可更

易稍抑駢麗瀦瀦波瀾則所謂富如馬遷嚴如
班固明如賈誼奧如楊雄吾文兼之蓋當與史
記漢書諸名家竝美而永傳非苟作者吾文
章事業斯非其大端邪達碌碌平生獨幸有遇
氣動心踊願奉珍寶要使天下後世不嗤予耳
應門行甚得體近曾以塞下謠寄吾友趙浚谷
稱爲傑作當歛衽退避云浚谷傲睨海內少所
許可乃獨屈於丈者豈徒然哉

其三

自是切務不可沮抑况用間與哨探不同用間
欲密不可人多哨探欲廣方有耳目用間非賢
智不能如所差趙小挨高茂張倉孟懷孫彥章
等亦須防其口多致起是非若哨探則但有地
方之責者皆當有行旣奉明文恐非私出者之
比若非奉有明文便是私出縱非私出若係生
事便當拏送大抵哨探一節多多益善如五月
二十七日賊入天城使先期有人出哨自然有
備何至失事彼時賊入而官軍不知者正由於

東坡集卷三
不哨探之故耳又惟宣大山山西雖有彼疆此界之不同要之皆朝廷地方吾輩視之猶一體也用間之人必須知一體之義乃可專任不然則恐其惟知有大同不知有宣府山西則他衙門之謀探亦非得已者止要其爲公非爲他耳願共圖之適得宣府西路降人供報賊欲捨山西地方不可不信倘有警報須爲策應乃可

其二

大作鏗鏘真可以馳騁前昔鞭撻時流矣但獎

借太過何以能當珠璧在旁覺我形穢誠有之也來札論說孔孟犁然啓予某也不敏敢昧指歸然越人之射不改其儀躍馬臥龍孰非孰是垂釣海濱煮豆山隈耿焉不離於夢想也昨見邸報執事已有代者言別不遠轉多勞緒留連病臥恨不東飛所欲陳露商榷豈惟宣府錢糧哉防秋之兵大同卜此月十八日山西亦然而宣府趙卿所卜則此月念七日鄙意欲以宣府從大同同時設防正來教所云較之上年宜差

東坡集卷五
早多費難忘也不然猶寇將避實而擊虛宣府
豈能獨當之王道長入關之期想在孟秋尊旆
卽東發當駐永寧賤恙倘任奔走尚或有就見
之日也臨楮不勝馳戀惟左右珍崇爲望

與郭似菴書

某發懷來遵南山歷長峪老窰青泉花家化木
兩河肅城谷道諸口抵居庸旋復踰泥河山紅
門登絕頂東南而望金陵 皇都去隆永邊地
遠者不能三百里近者僅一二百里耳諸山卽

吾人樵採巡偵所不能登涉之處虜騎皆可漫
走守口者莫能禦設虜有大志吾輩其能朝夕
哉乃嘆昔人經略亦有遺慮當待高賢廷白若
萬達者垂翅之餘豈復言邊事哉

與孫東谷書

久踈脩候方切懸竦忽枉使札益有愚心頃者
上谷弗戒致有警傷侵駭貴鎮設使其時有張
皇上其狀而或甚焉 聖怒當益重僕輩能勿
汗斧鑕邪所賴我公定靜安詳爲僕輩設慮使

少遠危疑其覆蓋之恩蓋甚厚也僕每語上谷諸將吏仰服德心私相慶幸擬布謝表而因循未能或亦公所亮也宣大山山西防秋人馬屬已掣散別具疏其大略耳先掣兵而復題知亦上年故事也幸裁之僕近曾發懷來遵南山歷居庸紅門諸隘登燕尾峯陟鎮南墩盼遼薊望燕京鬱焉金陵宛宛在目而上谷北東二路咫尺黃花渤海密雲諸山卽吾人游偵樵採所不能登陟之處虜騎皆可漫走守口者何能當之

一處弗禦則其餘皆守穴鼠耳經營上谷之北東路使虜不能入則貴鎮密雲而南而西至居庸盡界可不甚勞兵財倘上谷之東北路不可支則貴鎮唇齒之間真不能不上軫公懷也鄙人方匍伏待罪明公中外望也願與上谷當道者共畫百世之利亦纓綬縉紳所屬望而委心者病中言無次第伏惟照之

翁東涯集卷之十五

翁東涯集目錄卷之十六

書二

與鄒一山書 十二首

與詹角山書 五首

與孫月崖書 三首

與李吾西書

與張白河書

與周總兵書

與黃翠巖書

與王石岡書

與白洛原書

與盛初陽書

與崔岱屏書

告鄉父老子弟書

與蘇舜澤書 四首

與范潘溪書 二首

與魏嵩麓書

與谷聚庵書 二首

與陳近泉書

與鄭篁溪書

與章西峯書

與趙春亭書

與張職方書

與黃芹岡書

與聞石塘書

與李長白書

與唐荆川書

與唐環山書

東坡集卷之六

翁東涯集卷之十六

揭陽翁萬達仁夫

書二

寄鄒一山兄書 十二首

小函臨發垂涕思兄萬里外安得一見相勞苦
慰藉邪聞行部辰州遠矣車百山素能知兄不
肖有書相奉見問為此名潮居夙約願兄勿渝
金石善地已全得二三十畝上築於此將為千
百年計使人誦鄒翁二氏也弟欲決去浮名雖

東坡集卷之六

山

東坡集卷二十一
二頁十六
有用世之心退而藏之無弗可者流行坎止賢
聖所珍不肖耳目心思不讓於今人第不能比
周于物又談星者以土計流字作崇理或然也
居官十八九年無一日無謗命寔爲之不肖自
反即老死不爲惡亦惟兄知耳柳子厚常言人
之君子夫之小人也弟近好讀書亦有心於述
作今秋以防邊之役得出重關眺絕塞訪遺者
稍知邊略真能言之夷狄可滅河套可復祇恐
吾人論議不可同耳泉石有盟多言無益擬退

作九邊或問私質同志待有合者試一爲之吾
實不能自爲也又平生得意獨往年救荒約法
頗條理可行所恨稿已無存將思索大較并掇
近年征南事略都爲一書告足以爲何如人去
迫迫據案言無次第種種別緒又非筆札所可
能也

其二

邊事繼今後當無他堵高且厚里爲敵臺二堵
之外爲壕壕外爲品密虜即來侵必先填密填

壕始及墻臺即婦人爲軍虜或不能飛度也說者謂唐宋之後無今日塞垣鄙人亦妄謂宣大邊事祇可如此使有良將守之或一二十年免北顧之憂然鈔掠之志銳不可當虜以爲生之道在是也安敢逆料頓忘警備達圖疏乞省親或仕南都而當道固不可無已則寧以罪去俟兄至再商之靜峰公譽望甚隆或言將以西北邊寄煩靜峰云靜峰破格待不肖畀以表坊又檄所司請家君徙城中仍以兵衛海居雖所司

不能奉行而此公之意則甚厚也便中爲我謝之黃嶺東未能裁訊擬十一月中差人過蒲候兄并致書嶺東也病中言無次第亮原亮原

其三

吳子傳書至心動神愉旣復潛然安得旦夕相見慰藉平生人作未能盡讀即當付梓人公至京師萬望擬移駐懷來奉候京師去居庸僅二程居庸去懷來不能一百里相見官使自凡須面請萬達去秋以隆永之役百千艱苦以身嘗

之今春再役自以爲萬死不足贖豈謂人謀得
天偶耳逃虜然軍中事頗奇初周帥被圍賊被
擊搏死者十倍我軍然彼精兵十餘萬狼狽不
解萬達提兵不能四千人相去四十五里忌於
前進而狼虎且偵我於倉卒不有西南風順鼓
譟疾趨灰塵障天俾賊疑懼則周帥之圍急而
萬達之兵亦甚危矣此豈非天意邪是時關南
北皆東北風且甚烈獨萬達師行五六十里而
起西南風茲亦異事乃知周公瑾亦壁之

風之便亦天意爲之非盡由於人謀也敢聞之
記室

其四

春來秦懷南行曾肅狀相問想已達矣不肖鑿
凶制閫備嘗險艱常以不能生入玉門關爲慮
而敢望列於六卿邪初意今歲防秋畢後當獲
假一秩於南部超然長往跼伏海濱侍家君爲
樂詎期本兵承乏畀我以今之所甚難者邪夫
本兵以人而重亦以人而輕君子以時而行亦

以時而止不肖不足爲輕重然於行止之義其
敢忘之致曲不泥旁行易流隨時陸沉有死不
可一山宜早北上使得商確心事較勘時政不
專勸公以功名也欲見如渴公能無此心哉迪
郎讀書當日進望携同來至仰至慰不肖初至
京拜揖苛禮令人弗堪重以酷暑呀然病矣過
數日欲令人回潮當過莆相聞意者我公此時
已肅裝在道然久無一字之況何也賤眷賴粗
安近添一小女蓋薛氏出也忙甚不能多及

惟台慈照原鄭平山在敝邑以廉能馳譽已占
其有初矣敝邑士民亦有秉彛易於感動僕知
平山亦願與斯人相樂也邑中利所當興可垂
不朽者非面公及平山莫能悉公當赴部平山
當以觀事行盛會有期鄙心甚仰潮人通番
一事僕痛惡之幸懇平山留意於此期必禁止
但施爲之間不疾不徐乃見平妥

其五

萬達正月廿六日得抵家痛憶先君欲從死未

能徒劇病悸偶復患足瘡杖扶跪拜輒顛倒什
地弔客闔門至不能荅謝寧復知有殘喘邪先
君垂亡時深得正寢易簀之理而明定不悸即
古先聖賢未能過也所恨舍弟章先是遣報萬
達於京師不能次第其事轉哀告諸名公萬達
今又以病苦屢強操筆作補狀未能成死罪奈
何聞公欲與葵山惠臨不肖者願少須臾無死
恭俟故人念此即病中猶竦竦欲起此時想已
聯鞭在道矣先君言行及葬事大較均候而陳

存歿之幸若天畀之北上擬於孟夏是在枉顧
之後京中時事亦待商證我公所瞻道誼俎豆
古人豈以眇小讒言往來胸臆同傳同祠當共
勉之黃石新居乃神天所留錫言人者來日滾
滾公侯當出此地小江大巡駐節吾潮知不肖
抵家不即遣弔似非爲所厚者尊札未遑去遲
此尚可致也荒迷不次

其六

遠勤盛价賜以函貺悚感無量聞欲枉弔跂望

久之不遂觀止我思轉勞尊堂幸已寧祉及時
北上無再濡稽聞欲戒裝鄙心甚慰得報近添
掌珠偶有星者示之八字謂當不讓於諸兄云
燕山之竇當竝流傳昨有一少年曾供門下使
令孤頗識其面貌留宿數日授之書而行書中
雖無他物然皆腹心之言不知其不可輕畀也
先君葬期未卜近遠要之不出今冬山間屬已
經始計費不貲玄廬諸扁字義望公更定爲致
懇於筆峰或見川公爲孤揮染小大廣彼更

鈞裁先君誄言千萬早賜將鐫之石永貫幽明
別具鄉里老星稿內載陳紀一事乃先君行蹟
之表著者又先君垂終之時命舍弟萬紀亟扶
出正寢萬紀爲束髮促數偶左縮先君以手教
右縮萬紀爲戴巾先君以手往來額上教整巾
又時不能言但索筆書一花金帶在某所其疑
定不悖類如此人謂即古昔聖賢莫能過云先
君病革中切切以祠堂家規未畢志爲歉欲不
肖萬達爲終之下至一錢一帛及諸身後物必

東坡集卷二十一 二四七
預計處分所恨舍弟輩先是遣報不肖於京師
不能次第其事轉告執筆者不肖今又以病苦
屢強操筆作補狀未能成死罪奈何公爲作誄
乞采入數言用垂不朽孤有百心欲公過潮相
對傾倒數日然後長行庶慰寤寐無以千里爲
難也使孤不在制中則莆潮道路安得限人語
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惟公念之裁之

其七

近得平山使者傳知我公北上之期在於秋

欲遣价來候適遇部使至又偶發背瘡痛苦不
可忍遂僭數日敬吾兄亦不獲遣歸窮忙可想
見矣奪情起復出自 廷推我 朝前此未有

諸老不生於空桑乃忍爲之是豈人心者哉父
死未葬邊事又已稍緩決不可忍心遺親得罪
名教將來即有不測身還 朝廷魂依先子亦
所甘心疏草奉覽中所云云似亦委曲更領裁
削方可封 上也祭葬 卹恩藩司公移始行
到郡葬期擬在明春第恐小疏一上官校索我

當在仲冬則安葬之期尚不可泥今已逼迫擇
日舉事非得已者所幸公方北行京中車情有
所仗賴望兼程赴彼庶不失援手機會得免繫
吏則百口之幸也他尚奚恤哉公卿臺諫若只
用疏中語意似不足以發明人子之心須別作
議論使讀者流涕乃見君子不可以功名利害
動者此非大筆不能發揮千萬搆思即不肯不
病瘡能操柔翰亦當假重況痛苦呻吟若此乎
惓惓之意敬吾能悉之背疽狼狽人猶能勉力

憂也大臣起復極非美事孤寧一疏就獄決不
忍忘親背義乃天下後世所詬訾但百口之計
或軫公懷為孤通行無待再四臨楮涕下萬達
稽顙言

其八

公於夏末秋初兩寄手札俱已拜領平安為慰
徐充撫水之推足微輿論不勞公往甚慙鄙心
然臬長藩伯何故遲遲不肖卜於季冬廿五日
合葬先父母山中土木之役屬已苟完務為簡

省即先塋猶然況其他邪鮑浦番寇日劇於前
不可論止卜築金石近已肇工兒女輩不復置
海濱矣如何如何 廟廊之事孤不敢聞獨喜
邊境暫寧從事諸公不至於倉皇相及彼人
歎聞亦已息甚幸甚幸敬吾此月末旬欲遂還
莆計公榮歸在冬春之間孤擬春中入莆相候
旋附公車竝行吾粵或者天假良緣有如此者
先人誄辭千萬早擲以便登碑諸公奠章當以
潤飾亦乞擲發至懇至望漢水行便燈下力疾

裁書不宜備

其九

獻歲祝公百福大來幸甚幸甚去年九月所寄
盛初陽价者音翰昨始及覽而王瑞者尚未至
不肖於去臘廿五日合葬先父母即繼也楊亦
移葬於鏡林同山而異穴也墳工已苟完情事
少伸山林深密可自優游身外一毫無所加損
而公顧猶以起用恐嚇我邪潮湧有靈是我憑
藉當勿以有限歲月騎虎過隙也我公盛名日

東坡集卷五
起計必勉留京師東廣藩伯臬長不敢相煩第
不知奉晤何期能無悵快蒼梧開府或亦不遠
在一二載之間不肖今歲當入莆一遊金石宮
小構屬已經始風水佳甚每一觀一大快也敬
吾兄還莆已月餘約元宵後當復顧我嗷嗷者
在京近果能忘鄙人否曾遣門下周姓者調我
見我已善遣之矣蕭同野乃叔月塘兄不肖故
人也凡百幸指教扶持為懇

其十

王瑞來始獲去歲在京九月所寄尊札及先
君誄文喜慰無量誄文雅古奇郁並美漢魏諸
名作者一字不可易捧告先靈當再拜舉手啣
恩結草況不肖兄弟安能以百身為報邪一二
日敬吾君至即勒石垂光于百千年不朽也諸
君子真章幸經潤飾亦即繕梓完日總當摹刷
奉寄也不肖幸未即死所願自前在衣日守先
人廬墓屏跡城市讀書教子未必無可傳於來
世者乃如王瑞言則尚以軀殼為累虛名在人

世爲憂鋋林工未甚完全金石事方經始小女歸
執婦道期在今冬或明春之吉豚子雖幼亦宜
卜婚家居百務紛未就理即道心抗塵不爲俗
累安得比之方外離物事者所爲邪敬吾此時
尚在莆弟輩執贄相待而久無足音已三月荒
誦讀矣今擬另延一師又望其朝夕且至蓋先
有約不敢渝而此兄別去之後竟未嘗以辭
之言相報乃令人猶豫至今也

其十一

嘗觀古禮經至男女婚姻之際蓋甚慎也訂兩
姓之歡盟協于天人如來翰所云聲氣交投神
明攸相者豈非定祥長世之道哉惟公族爲莆
望德業文章之鱗然爲天下望久矣階庭蘭茁
益其盛昌乃下卷寒眇不遠千里而以箕帚托
至大幸也矧有奇邁寔自昔者偶同登第又同
官民曹接膝敷任因依莫逆無復今人旣而出
守入 覲又常相觀聚益有慕蔭之懷公亦動
稱潮土慨然有遣子卜築邇吾之指歲在乙未

與公發鳳城蒞清溪竝纜昕夕賤荆因緣內侍
獲覲尊闈猶吾二人歡若平生然異日姻婭意
祝而心許者頃之公舉第三子不肖亦生仲女
齒偶又同也會先尚書公觀地金石畀于不肖
以徽惠公而金石名義若或錫焉其所謂協于
天人有奇遊者顧不在茲邪時際朱明遠勒盛
使珍函淑貺昂如其來瑞氣浮庭里人環堵祇
告先廟咸寵嘉之老母而下內外戚屬亦罔不
訢訢胥慶竚竚迓輸適脩百順不承不創義兩
兼之綿福祉於無疆我二人亦當與生不與傳
永有聞於世世矣榮幸之極真不自任謹具菲
儀蠲吉紹价聊復于下執事者

其十二

平山行匆匆附啓事矣昨會饒三溪太守爲言
公已轉河南方伯又陪推撫丞然尚未得報云
仇賊族誅吾縉紳之偶自是可免矣鄙人年衰
子幼萬無意於用世之事我公幸勿逢人說賤
名也迪郎婚期承命卜吉茲由汀州入武夷還

當道蒲陽携佳郎入潮金石新構已足避風雨
賤內及兒女輩已暫移東蒲別業居矣海寇日
益爲害鮑浦恐有變其形已具語之有司如水
沃石良可寤歎敵那橫政昏黑天日聚賄者縱
賊懼勢循情者縱賊暗於事者縱賊賊白日行
於市莫敢何問也寒居草登賊艘日夜過其門
而欲入者屢屢業已避之安得黃來爲吾民
除目前劇禍邪潮人獨倚一古洲劉君碩又過
於慎不力任艱大他又何望哉相見何期臨楮

二月三日寓汀之永定山齋僦借蔡次
軒爲火之行所經之地即故人不相聞況敢
煩人犬馬邪物外之興山人之體頗與俗異嗣
尚有書寄也

與詹角山書 五首

辰刻得周總兵稟帖旣以鄙意馳報臺下奏捷
之說誠如我公所云事頗張大縱使 聖心愉
悅公論必不相容蓋驗地方人心與人言已洵
洵矣決然不可止從實具 題而又稍爲委曲

冀得免罪則大幸矣覆軍至七八百人獲功不能十八顆乃欲以捷報在吾輩宜極力沮之不已則任自爲之周帥報功軍門已預行兩道查驗防其冒也宣寧縣居人遭虜困圍之後無怪其攜家內徙止之不能而庇之無策不得已則仍問計於周帥若欲摘兵往彼防護吾輩姑從之徐爲處分既於二邊再行幫脩墻壕計費三四萬金如可完則興工於今日而訖工於來春而以所節省客兵行糧完此役如宣府近日事

體不給鹽菜或亦可爲蓋徙堡不可而餌盜尤不可則所以設備之方全此其能圖也

其二

東行之後戎馬倥傯憂慮怵惕之狀不言可知趙帥將略少於處置鎮安潰防雖設天數隆慶承寧抄掠之慘甚惻隱矣方當前伏待罪敢以退處爲功邪周帥之奮於發其盾跡於自衛蓋亦當熊誠如公言關山之報萬一不虛八百馬軍安能濟事所幸安寇射獵耳 聖諭所指未

知爲誰萬達爲孽固不敢而聽孽亦不能此心
可測不可欺也承問旨昧言之不備

其三

重陽節值愈劇仰高威規鼎來何以報德伏惟
我公籌邊制敵方紆飛羽之懷緩帶臨觴自適
對花之興方域暫隔縉綵無由謹附謝言仰祈
台照今秋大虜聚兵一二十萬連絡數百里銳
意一舉若非宣大山西牆臺壕容高深足恃則
甘肅之事豈可知近日大同出塞一戰賊

洶懼而戰有專力以其守有全險耳茲役獲功
五十九顆僕去其四而拆其六不敢捷音者以
被圍官軍家丁死者已三百餘人方以爲罪而
敢以爲功邪秋穫已畢塞草漸枯霜近米合嗣
是虜或無能爲矣然所以爲之備者尚未敢解
嚴而小子所深慮則宣鎮中北二路牆雖完而
兵則少所賴貴鎮漢達官軍一枝秋來殊甚得
力遠藉威庇敢忘所從近䟽拙刻附上覽教

其四

寒事勤公將吏齊一萬達小子託庇寔多薄意
未能先施乃辱隆厚並及下人感激何量今秋
事勢鄙也憂深異於往年雖踈拙如前而焦勞
則甚鬚髮忽半白矣仰賴一韓倘不瓦毀桑榆
日暮胡能不歸近得家報門戶衰弱連有暮功
之戚情懷悲切恨不速飛七月將盡所戒嚴者
八月三旬矣天地鬼神鑒公忠赤大同疆里可
保無他虞也宣府西中二路山西百四十里及
偏老一帶想亦足自支持鄙人惴惴獨石馬營

近通畿輔萬一不戒禍豈細微今虜帳近邊老
弱不從患在口交誠如來旨祇以降人家鮮難
測虜謀耳周帥謀者第密報渠不以實耗轉相
告語乃又忌他謀而必欲執之鄙人已極斥其
非矣方今邊計俾勿有匪人沮抗其間吾輩同
心爲之或者亦有強人意者乃不寧遣書寔倍
費精力也林椿駐兵西路力重千鈞不然則鄙
人當不能朝食山西官軍糧料鴈門道原擬折
色比大同爲稍增尹消濱欲抑而例之大同倘

彼處軍士不有怨言則依尹所請亦省費一端也軍門批照兩鎮撫臺就近酌處不敢膠柱惟公與舜澤大裁行之爲便仍希一速以慰羣望右衛人異事擬行大同府驗申至日當以稿奉會天城事一二日兵備亦當呈報矣

其五

遐跡萬里聯事四年明公相煦以情相迪以義使不至於墮落顛擠山頂及踵戴高若天履厚若地何能忘之向蒙垂顧陽和攜光官署別去

恨恨良不可任渾源之行不意中輟神爽飛越尚在蔚山適報部中方以永隆近事僕輩罪狀擬議上聞分宜閉門省愆蒲伏待斥猶當亟自陳丐以無貽士夫之辱用是遂不敢之蔚迎拜路側陽春白雪彌布川原遙望征輪青雲載道賤恙雖未甚脫體猶能據鞍南騁不怯衝寒第爲待罪之故首縮窩中徒深鬱繆惟公照亮不以我爲薄也相見何期念言流涕

與孫月厓書 三首

弘賜三邊牆外拒門等堡之賊退矣虜對通事
言欲送老弱牛羊於北畔而以兵東襲我之虛
云蓋東向云者指宣鎮也西路兵厚不足慮渡
口柴溝如公來教亦足自防北路龍門馬營一
帶誠可憂須益以人馬趙總兵掣延綏二千人
於彼業既定矣而大白陽之單弱可於山西奇
遊兵內量摘協防望公委曲與趙帥一籌之客
兵錢糧作何措置不得已則郎中守巡會議停
當臺下咨到軍門方可會 題然揆之事勢真

有難者蓋大同山西未嘗有不足之請而獨於
宣府爲然彼不相亮者安知我東路增兵擺守
邪西中二路援兵應否全支僕未之查若不當
全支而全之則又該道之過願公指示改正未
晚也大同折色止於糧草每升止折銀一分草
每束折銀一分一釐蓋時估如此耳宣鎮折銀
價值各路高下不同更望我公一查僕近來冗
劇速給不能所仗臺下教之耳天城之役方云
遣䟽而拒門諸堡之役又逼近旦夕良亦苦正

東坡全集卷之六
今賊且聲言東搶憂如之何據案作字不成瀆
想能照之損傷官軍當以實報不然則南川之
往轍不遠也發兵護稼渠自爲之卽吾輩與之
同體亦不可與之混途也渠於兵事巨細恣意
專擅及至敗事又不吐露真情仍復詭譎變詐
欲以計左吾輩爲之庇護多見其不知量夫有
毫髮之功必盡攬爲已有及有自取之咎則必
分之他人卽古之藩鎮所爲不如是其烈也願
公斟酌生方刺探其事而未得其詳未敢草率

奉復大都吾輩當有擯柄我是而彼非事直而
辭曲非公命之敢不奉以周旋揭帖達之兵部
亦及閣下兵科否原稿早發示偶或有報期免
異同仍且勿語渠知也賊不踰墻雖非以爲功
亦可以免罪兵大損折渠不以爲罪而反以爲
功則亦難任彼爲之也損折之數渠尚未報而
吾輩不可不預查其實以爲之地渠所報者如
果相應則䟽中宛轉一二言以自防若不相應
則仍列他官所報之數而彼之失於吾輩無干

也吾輩勿代渠攬利害延是非第為分咎及委
曲一二則於此心此理此事情庶幾得之陣亡
官軍已行文兩道查給棺木及軍門徑發告示
令勿隱匿蓋頃者天城之役之故事也尊駕聞
駐寧虜尚之鎮弘賜否百凡頻頻寄示勿吝為
懇

其二

恭惟端臺專席保障三年勞在封疆功書竹帛
知 帝心之眷在睹封蔭之駢加叨在年家況

辱愛厚鳧趨未遂雀抒徒深謹馳不腆之儀聊
展由衷之敬仰祈台鑒無任欣榮萬達潮人叨
領闕外蓋生于極南寓于極北老母念達三四
年間頻履危機恐難自還老母跋涉遠來冀獲
相見道經貴治敢瀆尊嚴賜衛之人俾無戒心
則不肖之所以憂老母者庶其少紓敢不頓首
再拜君子之明惠

其三

承示會計儲事不可再遲正鄙人夙夜所注仰

者兩道西行得見面詰當得其詳大抵今歲防
秋須益兵馬以崇固京師勿使震動而芻餉因
之此意宜入疏中而去歲計議之數自當照應
庶主者無訾駁也僕近又有嘔泄之疾閉門待
罪情況作惡亦公所亮諸鎮邊事日復紛委昨
得謀報把都諸會已約衆東行欲向上谷雖邊
外雪深馬漸羸弱難於長驅然諸會東行是的
必有所伺不可不亟防也兵動糧從多費可慮
奈何奈何范潘溪何時抵關有聞幸見示

與李吾西書

久缺訊書徒勤瞻迺值茲佳節懷仰亦靈忽辱
高函曷勝感慰不才抱病彌月會有宣鎮錢穀
簿書之誤寔多罪狀有事勾稽良亦苦業行將
疏報當得比之寒翁足自解脫鴻便布啓不盡
所云鄙意保定以宣府為藩籬亦猶山西以大
同為藩籬也大虜不窺宣府則貴鎮亦可無枹
鼓之警內外寔相資也達官軍素善射為虜所
忌畏如去秋龍門所云戰頗壯兵威故生欲另

選一千名置之軍門以便策應至於馬匹則四千五百之數已爲足用此外不必增益蓋區區愚見也正擬關白牘史茲承教諭敢不仰體合將楊璋原領定州二百員名及近選二百員名共四百員名仍在三千員名之外其保定河間共六百二員名而以充三千員名之數而於去年歲調發三千員名內沙汰漢官軍之老弱者以彼易此似爲兩得又歲漢達官軍三千員名用止馬三千匹之外獻馬至一千五百匹似爲過

多亦當量減統希鈞裁并示之成子如何來教謂遼左多事神京畿輔宜加之意羨服羨服伏枕草略

與張白河書

負罪待斥抱病閉門真欲謝絕世緣毀禿筆硯獨念丈夫知己之愛異于恒情擬拍肺肝聲報萬一而昏沉濡滯久之未能也方僕問關於戎馬之時仰屋 至尊俯降嚴諭詞事旁午危難紛加自分百骸當污繡斧而猶誦義命之訓存

慷慨之心獨貽君子爲我愛勞惻怛之容形於
啓處視其所以謂猶可原走告公卿意殷辭婉
回天之力良寔在茲枯荻復萌白骨更肉其爲
感戢誠口不能言而言不能盡也追憶往日僕
以苦事相聞吾丈覽書泫然淚下此其相恩戚
之誼可與路人道者哉今黃門按狀羣視如戟
大臣之道當去卽去乃偃然待勘食息於樊籠
之中爲世觀笑平生意氣自顧何如一旦至此
甚無願也虧名爲辱履影弔心死風嚇人恨不
飛避願文終始垂念關白諸老爲速早完別楮
所陳仰祈體察更希復益勿以示人庶罪我者
言不加多至幸至幸

與周總兵書

軍門初意欲將馬繼先張堅等所統人馬揚爲
出擊之形使賊望見我兵勢如常山或少退怯
又已集車輛調取林椿前來用防有他嗣因本
鎮遣報已漸退又戒止各將勿出城門致有反
顧之慮及節得稟帖所云亦無請緩之說想該

鎮料敵觀變審時度機必有定見非淺之爲謀者以故弘賜之集兵不遂出而林椿亦令回信地矣但傳言顧相旣已無及而彌陀之圍又不知如何今已五日計或不能支矣倘或未至潰亡自當往救循牆列車而進可也不然則兵馬孤懸恐難持久況賊謀叵測萬一擁衆往來而以別部分攻吾之東西牆大將在外進退旣難彼此憂疑不相通信蓋兵家所忌也願該鎮熟籌之或仍循牆外列車營而旋如巡邊然者或偵

賊稍遠間道啣枚疾趨而南以待戰守若賊果已擁衆有決鬪之志路復阻隔應否出兵策應當在何時何地堪以連絡某將可遣宜就彼酌量徑自施行至於弘賜而東而西守牆步軍各宜照舊而列營馬軍不宜掣空軍門處分已定所慮彌陀之役及大將之兵尚在外耳機宜之際幸速具由密切遣人報知

與黃翠巖書

頃者輕瀆清嚴方深悚感乃兩辱魏函重以淑

賦光生官署感切微末情能無愧負
達也辱鄙誤典邊陲生靈先報落怵惕
怵惕如臨深谷華顛冷無無可以自
附於君子賢者伏惟武事同瞻蚤哀
舉於臺端今抗稜於晉鄙老與坐踴靜
馳自念塞下蕭條寔鮮南士日所交與西北之
人也風聲意象間多杳鑿有懷同好幸邇使車
跼然足音何可云喻計能亮之莆中多吾故人
不離夢想筆峯製作當益奇富知足以有傳矣

一山此時當與葵山聯翩北土但星者因言一
山造物歲君尚爾相妬不宜宦遊真欲勸以泉
石優游立言跡也暮冬亦當東逝相與海上抗
志浮雲顧不佳甚佳甚邪前論廢將為淮所持
金玉尚未拜嘉西望文榮風烟渺予殊積愴嘆
與王石岡書

遠承尊札敢不卒業但敝屬地方警報甚急旦
夕危懇舍所急而趨所緩翁不必以為是延緩
山西僅隔一河謂之鄰境次村先生以為地氣

有南北稼事有先後欲以臨時互援之兵爲分
布預收獲之役又非達小子所能通曉者大同
鎮見今虜擁五六萬衆攻圍拒牆拒門等堡正
欲得山西遊兵之援而山西遊兵一枝則已渡
河而西分布各堡急調不能相及設以我翁處
不肖之地亦必以次村之所爲非忠恕之道而
山西撫鎮未能知緩急之宜也翁以天下爲度
無彼此之間特因次村之懇乃調取前兵而次
村或未亮不肖所云宣大緊急者乃實事也夫
策應之兵必如大同今日賊已壓境方可調取
原無傳報聲息而預行調取之理況聲言入搶
田禾又非大舉深入者此邪願翁垂察甚幸小
疏奉覽本兵此時當已議覆矣不盡

與白洛原書

別久睽睽實有愚心生來接聆函教曠如復面
佳刻璀璨昇之蒼頭以時誦讀然猶以爲未前
盡獲至寶爲恨也動嘗追憶往昔京師同遊如
方天池鄒一山王道思林東峰輩雲散星落愴

然傷懷我執事浚志揆文同奉講惟乃亦以才
美殃妬中墮霄漢茲雖幸覩鴻漸之儀然公論
猶甚鬱也達本南人典邊四載平生意氣幸未
陸沉時事刺心周身寡術怵怵惕惕如臨深谷
乃於頃者復不意有隆慶之役比之墮旣安放
尤人倘得緣此罷歸依依桑梓則天地之賜也
故人知我聊布巾幗不自宜備時有良便無忘
寄聲

與盛初陽書

脩門曠時深媿不敏不才謬司北地已匝四年
頃乃失之東隅真虧一篲搥胸掐心浩歎何益
然而三晉雲中築垣守要備寡力全上谷西垣
亦苟完美東隅獨限於兵力狡虜窺利於罅隙
不才先知其故洊去當事今秋萃旅兩倍他年
主帥設若得人鎮安猶可據險乃自張皇移師
北向賊乘寡弱遂決巨防反顧後期咫尺莫救
然賊猶誤陷死地洶洶自危者三日乞路鵬鶚
阻兵合河欲斬導人斂騎而返使我能分遣師

徒間道邀截則鷓鴣合河黃茅白草之間皆可
以一當百卽未俘其元斷可制其北遁計不出
此自縱虎狼蹂踐永隆侵駭畿甸顧謂有天數
非人力何其誕也僕之罪狀在於不能早易將
吏卒致慢吾令而圯庸耳安敢尤人然其時僕
駐陽和未獲劇報忽焉心動率爾東征途次警
聞徵書四發疾馳四五百餘里躬自迎賊如僕
所爲豈愛死者哉賊之初志本欲長驅懷邦兼
鈔洪蔚乃十萬之衆始下平川僅越日而引去

者以有西兵而前鋒且逼據其南向耳嗟彼豕
冠耳目爲近罪予宜重其於諸將吏顧宜輕邪
勘者且至鄙人何顏得失是非較然在彼閉門
學鈍如啞如聾乃於尊明輒耳聒躁亦桑梓之
愛異于恒情耳將來倘得緣此罷歸碎之脫桎
可以優游不亦鄙人大願哉書不盡言聊以當
覲

與崔岱屏書

伏惟上公元德海內委心達也粵東鄙人治行

東坡集卷之五
無術惟有高山仰止秉彝一念未盡淪淪乃妄
自菲薄瑟縮因循自踈於門下若是誠死罪死
罪無以爲解也徐子珏至得聞我公俯垂軫記
厚見周稱豈以小子抱咫尺之長猶可進列吐
握之末百心悚懾良不自勝鄙有生平更將誰
盡洗滌塵腐灑練胸腸冀卒業於門下甚大幸
也乃若籌邊四年所上 明聖諸書迂謬無觀
真成陳跡方今蒼頭繕寫完日投上鏡林當不
掩醜所願明公進而教之是達悽悽之血誠不

離於夢想者起居常談不敢附瀆

告鄉父老子弟書

某一介寒儒爾少讀父書長叨仕籍稍知檢押
而寡過未能恒自省觀而此惡習敢一二弟姪
慙未有知烏鈔之徒從而翼之動或枉謬獲戾
鄉邦不必有侵凌損人益己一言一行非禮相
譏亦足以重不肖之愆喪靡訾之德貽斯文之
辱縱吾鄉之父老子弟亮而宥我不忍鄙夷猶
當鯁鯁然沒齒媿也口談仁義敢昧責躬乃若

捕捉儒言彊自文飾則背心欺人非所以自列於君子之林也念自始舉於鄉及嗣登進士吾鄉人卽悚悚耀以爲美矚望而委心焉經今十八九年之間一轉遷輒相報告喜動心顏聞一善能輒相獎延驛聲而誦愛則靡極情寔由衷不肖未酬仁里之恩徒抱咫尺之誼設不幸而首養弟姪容縱僕僮銷損天日唐突桑梓則我鄉人之所以喜耀而樂誦之者何異於指妖獸爲淋麟目鴟梟爲祥鳳和歡相愛不亦左邪昔

人有言士脩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乃今則不然脩之於官而壞之於鄉鄉人不敢言而敢怨其甚惡焉故寧死不爲也盜蹠剗人心肝橫行天下至過井閭族里輒相戒勿犯士夫而不加盜蹠吾忍居之邪弟姪僕僮聞弗率教曩昔家省亦曾垂涕道之流血捷之家君梅齋敦諭切責良由苦心固吾鄉之父老子弟所共照察也茲惟家君年老精神疲於話言不肖官居訓革限於聞見用是敢披情愫仰瀆鏡觀所願亮

子父子終始欲善人弟姪僕僮倘有不才主事者輕則戒飭之重則撻辱之聞諸官而理之宵人假借名色尤願以法相稽使其所嚴憚不復繁進與人以德期其大端不肖雖有百心且難爲報況敢陽示直而陰庇惡衷非鞠怨盜跖同歸頃又自惟年幾五旬未有胤嗣拜官逾分當知王室之思樹德務滋可無鄉里之行正恐獲戾者雖出卑幼及他爲之根極其所由來身教不行厥咎在我怵怵如臨深谷欲劑惡業經紀平生徼福天人如何能已父老子弟幸勿以吾言爲止哉

與蘇舜澤書

四首

秋過半矣穡事既畢度此胡虜無能深入而況高垣雲齊深窰網密虜亦安能飛來邪大同周帥統師出邊甚有紀律解圍退賊頗獲首功良可壯也梁燾嘗遊臺下及軍門明文誼其於唐家會乃擅渡河泚爲可怒楊次村明心觀理宜繫彼此何迫人至是先是生不與辨今不得已

當極論得失之故冀或有悟咨文已遣達兵部
矣容上稱請教不盡

其二

教函屢下裁復不周惟增感誦耳隆慶之警北
之隴旣安敢尤人不肖之身幸未卽死寔仗天
正聖明諸縉紳垂亮曲庇之力也黃門勤事者
不日疾止當閉門思過以待罪譴然近曾發懷
來遵南山歷居庸紅門登燕尾峯陟鎮南墩絕
頂東眺遼薊南望燕京鬱焉金陵宛宛在目中

上谷北東二路咫尺黃花渤海密雲諸山卽吾
人燕探游偵所不能登陟之處虜騎皆漫走守
口者何能當且辟穴鼠耳設虜有遠志吾輩其
能朝食哉乃因嘆昔人經畧亦有遺遺當待我
公開張樹立爲 國家福利小子垂翅跋蹄已
不能飛走矣恃愛漫言之途次草畧有罪

其三

長垣仰籍公力宜膺上賞金幣之賜休秩之增
猶未足以報也乃僕所受則太多矣於心能無

八身集卷二
三九六
赧邪彼人者近所欲爲殊違衆志不才極力抑
之雖斷我懷不平亦稍稍知斂矣人言或未必
然卽有之當令無騷乃可耳聞套虛俱東渡是
否幸批示外具薄儀聊旌賀私伏惟照納不備

其四

傳擲函割豁然啓我矣外邊秋防聞極整飭七
月將盡或可靡他實仗公威如八月田熟之期
虜所注伺然戒備愈謹彼亦何能爲邪聞公欲
北登塞垣吞胡氣慨感激鄙衷所恨不能負弩

先驅耳昨獨石馬營守者牒報歸人供說俺答
諸首合新立小王子部落可二十萬人欲東搶
但未知何向云事或然也此時虜帳聯絡近邊
東西長數百里老幼牛羊俱在而邏者亦甚急
似未遽向吾宣大山西也虜亦稍稍言吾邊甲
兵富盛而小視遼東以是知擺邊之役誠未可
罷杜漸營兵移駐廣武待八月初旬有警調赴
外邊公所處分已極停當饋餉不以其時則大
同之過也已移文趣之不肖近得家報老親衰

東坡集卷之十一
三四
病而復連有期功之戚東歸未遂情事悵然防
秋畢事當以死自丐卽得罪固所甘心總督重
任輿論欲以煩公如客歲所聞者應不誣也翔
回附候伏惟台照幸甚

與范潘溪書 二首

昨得手札仰知垂情非吾丈其孰以語吾邪感
甚感甚大同師徒出塞轉戰三日而彌陀茨林
之圍亦遂解矣該鎮報功六十顆例應奏捷撫
鎮而下懇以爲言而生竟不許削其五而拆其

六先疏止四十九顆正慮不知者以生輩爲好
大喜功耳然茲役也賴砲火之力擊賊死者甚
多賊果洶懼僉言前此未有也周總兵千百所
欲爲生甚挫抑之獨茲一戰其布置營陣師行
紀律卽古名將不能過總督不得以狀聞也
然身歿未至之先小疏已拜遣二日內更有宜
斟酌者嗟無及矣大城零賊之擾守備責也而
守備而上有叅將叅將而上有總兵巡撫皆典
邊者也卽地方失事稍輕則叅守當之稍重則

撫鎮共當之極重則總督亦不免焉天城失事
在稍後之條卽撫鎮猶當蒙 宥乃獨有辭於
總督何當道之不察若是邪自來北虜犯邊非
大舉深入則總督不敢張皇以駭人聞聽撫鎮
間有揭報者亦止兵部並鮮以疏聞乃天城之
役卽匿報亦撫鎮匿之也況近已叅 奏實未
嘗匿邪生䟽自覺稍遲然必撫鎮咨呈到日而
後具題於事體宜爾也當道乃云我真不知其
解未所恃公論未泯及部司諸君子能亮我者

也望兄再爲一詢密示不肖其敢忘燠咻哉

其二

頃者魏函下擲檠焉藹焉誦之藏之永永無斃
達也儲政愆違私省無及邊工訖竟何勞足云
全仗門下曲庇維持賞重罰輕敢忘攸自貫心
鏤骨曷旣名言恐非生死所能報塞卽日邊報
異常秋防告棘每一構思鬚髮爲白而一二將
領不具天日極難於責成卽區區之拙勞危慮
其能濟事否邪成敗天也惟盡其所可爲已矣

辱公垂念不覺多言連日據各塘報虜酋俺荅等已會十二箇頭兒聚兵十餘萬要分作兩路入搶每十人作一梯為攻牆之計卽今已將老幼牛羊起往北去大舉就在旦夕亦未可知等因行間本月初九日申時又據大同謀者稟報近自俺荅營中回來的知本酋約定月明時候分路進搶說要將稍次達子攻我牆垣高厚去處哄我人馬集在一處却將多多情真從我不甚高厚邊牆人馬稀疎去處儘力攻下等因據

此看得前項所報虜情參証彼此似為不誤必須着落隄備過夜及天陰之時尤須戒嚴遇賊來攻不可張皇守牆之兵近者協力遠者不可離次列營之兵近者登牆遠者策應亦不可盡數摘離致使顧此失彼以陷賊計平日守牆之兵恐不足恃量於列營馬軍內摘撥每里衝要處去處二十名或三十名稍衝處去十名或十五名聽從便益處分大抵據牆而戰則乘高攻下賊自難自難當決勝為易萬一不謹賊得踰險

則雖有勁兵決勝甚難便無上策其差人伏路
一事更須留意

與魏嵩麓書

頃者簡略申候方深悚感乃辱魏函還荅教旨
勤備誦之欣然如獲面覲貴州曾有軍興固高
賢建功之地暫屈旌旆何論僻方側聞道過紫
荆心路咫尺無能縮地悵焉如何不才從事艱
危勞不補拙華顛紛白舊植荒蕪重以烏鳥之
私日迫方寸時體齟齬周身寡術東歸上擬在

今冬此意令兄東麓所能亮敢爲知己道難與
他人言者也顯人代訊不盡依依

與谷聚庵書

二首

東望京國有懷蒹葭積多勞緒八月以來屢有
戎馬之警不能及時脩問倥偬塵狀計能照知
也虜寇隆慶入自鎮安此地險甚原議未及築
垣間多斬崖爲守又恃朶顏支部爲我藩籬耳
乃不意猾寇沿攻大小白陽龍門赤城不能克
而朶顏支部爲所驅逐遂取道踰險而主將莫

東坡集卷二十一
三十八
之防也要亦天數爲之奈何不肖拙勞無補於
四年罪狀寔深於一旦方當自効恐難生還特
在知愛敢私言之知必爲不肖興嘆曲賜維持
無待陳懇也

其二

近差人還拜領誨函茲復遠勤專使勤厚有加
頃者我執事以勲猷受賞特出常格群情屬望
尚不止此乃若不才蒙 恩過侈循省奚堪寔
仗提携敢昧攸自未能聲謝先辱溫言徒深銘

刻不才辱文教愛休庇迥異恒情三四年來無
能爲報第有肝肺依依不忘衰病日侵華頂紛
白老親萬里恨恨念子烏烏之私迫亂方寸防
秋畢役擬圖乞骸候我執事至京尚當陳懇借
重言於一二當道冀遂所圖蓋誠所謂生死而
肉骨者也使旋先此附復尚容顯人馳候不宣
與陳近泉書

曩附使者事想徹聽矣茲又遠辱使函殊慰饑
渴承示彼之所爲多有可恨出塞之舉大異所

聞其詳尚不知何如他日當犁然示我也大都
脩邊帑金必有下落然為總督者愛惜財用不
可謂無其人言者顧為已甚疑惑群傳聽詳比
類賤惡邊臣至莫能解則亦豈非吾輩所深憂
者哉我丈與淮亭先生檢鏡朗然辯得失正是
非憫人心存國體天下之所觀也後世之所誦
也小子何能贊一言賤病日深時體煎迫左盼
右顧機穽森如劇思棄印而逃冀一見老親於
南海又恐縲紲相及反貽大戚以故強顏於
行法俟命委曲之事亦不能為宜鎮錢糧屬已
查覆而認罪之疏亦遂拜聞擬得緣此罷去則
大幸也不然吾豈檻羊哉

與鄭篁溪書

入秋以來戎餉諸務交迫紛填凌兢中惓寤言
嘉大簡闕訊音徒然刺繆耳隆慶永寧之役安
敢尤人媿負欲死知必為鄉里所憐丈者一嘆
未投杼也街亭好水之敗古亦有之違匪其人
不當比擬但得不下獄吏生還海濱則天地之

賜所望於文者之恩也邊警尚設款段待斥猶爾驅馳僕僕促楮不盡其情狀也山西宣大外邊共二千餘里北虜往年侵犯俱在山西大同及宣府之西中二路以其地千百餘里多平曠易馳突也而宣府北東二路共幾八百里高山峻嶺大舉罕通自併力守要之議行而千百里平曠之地築濬墻壕錯布品窖俱已足恃至於鮮通大舉八百里之內衝要者間亦脩有牆壕品窖尚多限於才力不能猝舉而竝脩者故賊

於昔所易馳突去處既不能攻乃反於昔所難馳突而求一運管之水焉橫流衝決匪西則東或軍門於宣府北路嘗岌岌焉指之心而諄諄焉語之於諸將又將他鎮客兵二枝俱預發此地蓋防其決耳鎮安堡爲北路之迤南界隘口有牆傍皆層嶺危坡間亦斬崖艱於登陟而虜馬則輕趨齊登徑彼坡崖漫入而我軍人少莫之能當一潰巨防便無上策然當是時本路是在主兵并前客兵共五枝統於總兵叅將

駐劄雲州去鎮安不能三十里使預發一枝爲
鎮安之援據山坡而守賊亦豈能突進乃竟爲
其所誘誤以諸營人馬馳往獨石相去旣遠反
顧不及噉臍奈何其時軍門雖已東行尚在懷
安去鎮安四五百里謀無所施總兵趙卿不諳
將畧不能詳定臨事張皇遂自致寇而該鎮同
事之人意見互異尤足兆災宜其有此虜衆十
萬自九月初十突入鎮安以來結營三日並不
散捨欲圖長驅固不必彼中通事言之而其情

可見也三十日巳時出山口下隆慶州川軍門
統兵西來引軍聯營疾趨決戰而復以前哨人
馬一夜行百餘里直抵永寧示賊以大同山西
援兵且至俾有懾心賊西望百里外灰塵障天
遂急捨急回僅踰一日不敢越懷來一步者職
此之由又慮斷其歸路非使賊遲回一日則兵
至而戰雄雌雖未可知然彼之歸路當已爲我
先得度必狼狽賊之速退又冒滴水崖之險非
得已也而躬親戎服介馬營中豈總督之體乃

竟爾爾譬之馮婦不免爲士人所議况事旣罔
功而民且受害則亦安用總督爲哉但較之總
兵而下及各地方官則似有間以故敢私言之
伏惟門下垂察

與章西峯書

茲者青陽布合端月載臨歲德大行明良叶慶
執事三元茂對百福大來騰溢聲光益自茲始
不才側身羈旅抱病移時遙泳泰和式勤注戀
未遂登林之獻聊輸刻竹之誠伏惟鑒存不勝

悚幸

與趙春臺書

頃讀奏記事辭周朗酒練胸臆鄙人聞見恨不
廣大然竊觀今士軫蓄英猷能如下執事者誰
邪僕昔亦爲戶部郎同時有徽人程寔者捷思
敏識凡僕構慮數日而后通者與之語立解卽
林汝而鄒君哲輩皆敬讓而僕尤竦竦服也然
程之華藻猶遠不如君此僕之所以委心夙夜
輒欣欣也非佞上谷近聞比之隋甌塌翼跛足

尚爾役役不耻飛走不足言錢糧䟽特準巡撫
咨耳造次卷籍不備不能較檢殊脫略也幸乞
照裁得五六萬似亦可以濟矣

與張職方書

延綏巡撫調取山西遊兵文移逼人太甚若尚
氣然其於部議有無背馳高明必已洞照矣生
以大同弘賜之役已差人河西調回而延綏必
將有辭於梁璽輩然主兵防守信地而隣境客
兵臨時策應自 祖宗以來莫能易也安有

調策應之兵代彼防守之理况大同賊已犯境
而延綏聞關聲也大同弘賜鎮河鎮虜滅虜諸
堡在新脩擺守邊牆之內而拒牆拒門等堡則
周尚文之近所建者以其地可田也在新脩邊
境之外頃據該鎮報稱賊衆前後約五六萬八
月十一十二等日因攻擺守之牆不能入乃退
攻外堡及圍周總兵原撥護堡家丁於彌陀山
周總兵十三日統師出戰軍門會同巡撫隨宜
摘兵而以兵備副使魏尚綸監督之調集車輛

連營相繼以為聲援賊乃敗走外堡無恙而家
 丁之圍亦遂解僉言周總兵師出邊外甚有紀
 律引車自環且行且戰彼此之交鋒者二三日
 而我軍無損亦有斬獲然被圍家丁則已不能
 無折傷矣虜以牆壕高深品窖錯密兵甲無缺
 而分兵東西侵犯之謀亦遂少沮第合兵於弘
 賜之牆外圍攻堡而又不能破掠取殘禾負傷
 而去蓋此其大畧也即當具疏未能詳及洪洋
 潘溪二公亦未能肅啓乞為轉達至懇拒牆等

傳聞且所本圖并脩邊長圖可考也生所
 為非其策者賸允潦畧有罪秋已過半日益戒
 嚴賊為窺謀雖未可測然近者露形少覘志向
 草枯水冷似難遠圖況藉君子之猷預計封疆
 之中區區或者得追愆違豈非大幸大同出師
 別其大畧本演記室二堂老俱不及欣頌以狀
 告天城之役先祈財察敢併陳懇出邊一戰足
 以壯中國之威宋賊賊之膽而獲功多寡何暇
 計哉死者身死已行羅恭等前去住工掩葬但

在牆外恐有不虞須度緩急或量摘兵防護乃
可也留意留意

與黃芹圃書

乍能寒下霜寒如故五羊旌幢動搖心目執事
雖見兩閣翁為僕求息肩至以峻辭相激若有
所爭然蓋發於道情其以煥咻小子者至矣盡
矣華顛紛白鶴植荒蕪得歸敝廬必有事焉或
猶以為不必爾爾獨念老親衰病萬里相懸時
事反覆險危驚骨昔人所謂以日為年者殆又

過之築垣守要之役頗有徵應今秋謀報大虜
聚十餘萬人欲有加於大同山西然每洶洶言
牆尚兵多仰攻為難異於往昔倘過此月或無
他也孫松山以多言殺身於人何預有罪我者
竟不深察君子貴定心觀理察惡強善皆取之
於我豈敢從人向背及鑑而情執事亮之法星
照耀我東粵土當得見昭明之治甚盛其可與
宣揚大道光益時化若何古林黃泰泉王青羅
二三子者想已鑒別敝郡蕭鐵峰內翰陳石唐

道長超然有忘世之志然觀風者獨能遺之萬
達近來懷况執事所知也潮海可漁倘未速死
來春當長嘯磯上戀戀簑衣卽故人當道不敢
往見也所願崇德無勞簿書

與聞石塘書

萬達年過五十學道無成獨行孤踪鮮交游之
譽特以區區馳騁麤跡受知我翁納之甄造割
肝摩踵沒齒為期正欲以烏鳥之私進退之意
披腹陳白仰干記存而乃有頃者上谷之警警

之隨微羽繆何追念當時開關危難上軫公懷
亮其可原不賜投杼惻怛之旨形於遇談萬達
聞之直欲流涕今黃門按狀宜悉所由抱病閉
門不敢聞問但惟大臣之道當去卽去何至降
抑心容偃然待勘從事於吏民之間自顧生平
呀然汗下虧名為辱頓影吊心不知他日將何
所漸刷以自附於我翁之門人也別具上谷失
事大略塵瀆尊嚴死罪死罪

與李長白書

頃肅啓事過辱惠荅愛念殷勤小伴傳述誨旨
 異於恒情感刻之餘真欲流涕某艱大怵心孤
 危特甚知已寥落耳目僻塞獨惟我公敦篤實
 雅奇情雙亮恩言睠睠其以肉骨我者至無窮
 也平生肝膽更將誰盡時事委曲腐鼠嚇人展
 轉思惟求為編氓而不可得家有老親悵然在
 念側身萬里能無繫憂四五年間總督先我者
 三同時者二其得罷而去者幸也謫戍次也繫
 獄且死哀也乃其將來能獨免邪昔莊子曰

死生通一成毀其言過高然以豁危慮助道心
 亦吾儒捷徑也夫激昂於眴眄之恩而憤悶於
 危疑之地寤懸於山林之適而逡巡於荆棘之
 叢是固通情要非至道今某將為逡巡邪憤悶
 邪抑寤懸不獲而猶固為激昂邪從事固勉行
 法俟命何須怪嘆人世說此不平別緒多言仰
 干於奏記貴部近駁宜鎮疏請帑金內於小子
 語多優借覽讀知感知感屬有疏事更望周旋
 松泉老先生尤冀一言為重恃愛塵瀆不任皇

恐

與唐荆川書

佳什遙寄誦之鏗然當一字一拜也自入朔方
曾兩附札一爲丁滄源使者一爲浙士云素善
門下偶忘其姓名矣閩外之事尚可致力但盜
跖登壇謀士扼腕時體近愈齷齪委曲寡術如
區區不肖終能不匏落者邪卧龍躍馬孰是孰
非遠慕高蹤喟焉長嘆聞執事間與念庵真庵
爲扁舟往還根極道源較勘時政進脩得益日

就高明塵中之人可媿死矣然又聞諸公卿大
夫慕執事之名殷勤欲一接顏色者往往不得
見豈有事避嫌其道固宜爾邪匆匆附候待教
無緣念言惆悵

與唐環山書

雨辱華函愛念懇至佳章爾雅誦之悠焉如見
君子感懌木涯抱病旬月兼有簿書推迫之煩
不能及時虔致殷勤因循踈懶之罪何能解也
昨見邸報知尊者已得謚與茲因尊考平生立

功立德公論在人不可泯滅亦吾執事善繼善述一介純孝感動 聖心生聞之喜甚旃旌何期鄙懷戀戀想亦同之北塞蕭條昔人所悲典邊四年鬚髮盡白而重以烏鳥之情逼亂方寸以日為年恨不脫此苦海也執事故人能無軫念即日虜耗異常秋防告棘每一發兵精思便竭此苦亦惟自知非我執事其孰可言之薄具見芹意再臨楮札札不具

翁東涯集卷之十六

東涯集目錄卷之十七

傳

東靈公傳

雙節婦傳

墓表

明贈戶部主事德慶州判官松軒陳公墓表

墓誌銘

明武德將軍靜菴潘府君墓誌銘

祭文

祭北嶽恒山神文

祭山西山川文

征安南誓文

擒罪虎文

祭李好強氏文

祭尊師范侯弘齋鄭先生文

祭絲松山文

祭西峰蔡封君文

祭少叅東汾康君文

祭竹陰故將軍文

翁東涯集卷之十七

揭陽翁萬達仁夫

傳

東靈公傳

東靈公一日坐虛堂午靜聞剥啄聲啓視之有客偉如揖之進探其有所訊也叩之客默再叩之客又默三叩之始言曰余聞人也世家海之南嶠西丘有貴士行吾惑焉東靈公曰余聞如何客曰西丘士少也貧偕其兄效登瀛鄉人愛

之後遊江浙間學事親之道遂以孝名海內鄉人駭之余獨信其有得也一旦其親病顧謂鄰之子曰相而之股肥鄰之子曰無庸肉之餘也士巽言曰噫是何謂耶吾聞股可以食人今吾親病且劇必欲愈庶幾有傳請借而之股以克如何鄰之子難之士曰而好善乎吾苟可以成孝名而何愛一股鄰之子曰股之割無愛也痛曷勝哉士曰君子成人之美是之謂得其本心不忍其膚之痛則本心安在以彼易此而奚擇

之子聽之疑退以語其友友怒導之使反之曰而欲行而孝而有股益割諸何求於我士曰予股瘠而股即予股予親即而親之身而不得而私也予聞至德不有已大道不絕人求而弗與仁者弗爲也宜熟圖之鄰之子聽之疑退以語其友友益怒導之使反之曰而割借予肥是也予親使不幸而有疾則將使誰割乎天下理一而分殊予不能爲已甚也且君子不以非禮養其親割他人之股以食之非禮也而奚過而

固則請以而之股易于股痛惟均食惟均士艱
然曰予割人股多矣未有禦也而好辯乎吾將
理之鄰之子恐其友亦恐而士且撫親之腹以
俟東靈公曰先生且休矣今之士多類此也客
再拜而退

雙節婦傳

雙節婦者陳與李二氏高粱里人年十九歸蕭
某李氏梧桐里人年十八歸蕭某某兄弟陳
李皆副室也陳歸甫七年某與其妻相繼卒陳

無子嫡有子世延方童幼陳子之甚恩或勸其
改適輒涕言吾不忍其孤况或其夫垢也志益
確確定欲世延業儒爲邑庠生世延子衡幼亦
失母陳又撫之教之如世延咸賴以成立又恩
禮於其姑即事事無不中姑意者攻苦食淡治
內術整令且四十年壽六十三先是自回偏其
門曰真節門云李歸十一年生某甫九歲而某
卒姑吳顧語李曰汝第視汝孤奈何李捨頭謝
泣且言曰嗟嗟子生而舍之不可言慈夫死而

東坡集卷之七
倍之不可言義嫡在而去之不可言恭吾寧死不復羞於是事吳日並謹相恩戚篤甚又事其姑如陳氏之姑經紀家政斬斬善也蕭故巨族歲嘗大歡即貧饗食力口無齋咨婚媾葬祭靡所闕闕教子登進士爲名御史巖然負公輔之望李卒年五十六贈孺人於是人以陳李稱雙節云有司今方以狀聞下禮官議翁萬達曰范史有言誓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憤激慷慨以身徇夫如吾丈夫成仁取義之爲

者固世所稱烈乃自譬其死於鴻毛身百憔悴若負重不釋歷歲時久遠堅瑩無瑕垢可指視憤激慷慨烈烈死一旦者其難易何如哉常變緣其時行義在所存擇操殊科均足垂憲故圖生者志在存孤行在弛情孝存致養澤在裕後皆人之所甚難若陳李二氏者分卑而其年又俱未也卑不踰嫡美不秧姤賢可知已不幸抱荼毒之太哀罹人道之至艱又卒守其誓不渝顧尤人之所甚難甚難者豈儉一死哉即記載

所稱古今碩媛有節行然出自副室又姊姒
並美蓋僅僅見也語曰足於性者天殞不能
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其兩節婦之謂也
今陳以壽顯李以子榮禮官又方議表章矣
假使憚拮据之難出一語易他姓死且敗詭
又安有今日哉又曰予嘗觀風川蜀卽已所
睹聞內江爲冠裳嗚珮之夫翩翩求自異於
世未嘗不停車式閭也然士日稱說仁義其
所表見固宜爾爾至聞兩節婦之事則爲之

泫然擊節久之嗟夫彼豈有父兄詩書指授
訓迪邪

墓表

明贈戶部主事德慶州判官松軒陳公墓
表

余觀風嶺石好考證前聞至松軒陳公琚未始
不爲之泫然發憤三致其意也公早歲失怙膺
毋劉之教折節就學童年備學官第于剪剪不
群長益嚮厲龍馬有四方之思發爲詞翰亦確

璨動人人尤以行誼故雅重公所居無長物惟
課校諸子治儒也又戒無戚戚進取故動必稱
古人古人云公晚以年叙入胄監當除或止公
勿就公曰君子學道以身殉國所以枉志又安
論崇卑邪竟謁銓部奉牒俸德慶州甫半載死
於國事今且十五年矣嗚呼傷哉州故粵遐陬
連絡西山羅滂淶水諸峽峒犴獠盤結哀兇鞠
頽軼我息壤曠歲不殄驕焰益張蓋自昔患之
公至與約法更始不且有顯僂時指揮李松者

有膂力善射公遂謀授松部勒丁壯爲什伍從
之使謀賊前后所擊殺甚衆間且斬木通道候
徼支繚以爲警備賊靡靡憚公卽跽伏遼莽不
可䟽捕亦悉降之習相旦暮示以無他乃上執
事者大畧言山峒越絕無瓦器魚鹽不得恣睢
疽食非其性然也況其地產藤杜焦篁丹漆香
草羽毛齒革之屬皆中土所資購禁不時闢非
生物之理而推埋胠篋亡命之徒又反畫而狙
養焉安可止也莫若令與民爲互市稍習化之

便執事報可檄公與李松往監如期烏鈔細人自是無淫利矣乃遂間公欲陰阻其法計必雜出撫劉公曰執事者亟索之不聽細人果乘隙請張左賊魁趙木子等命速反一日市中變起倉卒公猶麾部兵翼李松遮擊頃之賊持松且急公度不能支掉亦臂諄曰嚇何爲者某在此也賊竟殺李松公遂遇害嗚呼傷哉公死執事者以弗便已乃枉狀相聞公志幾不自州人相傳公有神熠熠耀若將見之事不可信然豈無

矣夫不散之氣與山川相流形者後數歲新建伯王公守仁計斬趙木子等函首馳公墓告之曰而尚有知而泄而忠憤其畧載邑郡志云今公且入祀鄉賢頃者提學廣東吳君鵬又以州人之請配享公于宋大夫趙師忠景祠輿論雖之東涯翁某曰余觀松軒公偉矣不汶汶而生不沒沒而死殆古所謂遺忠者非邪人言哲人知來衣冠不死於盜賊此非通論大地設變龜卜有窮故君子不惠奸而秦寇不棄信而易謀

不虞災而背險此其志何嘗一日忘君民邪卽
不幸至以其身殉或無傳焉猶自亮其死之爲
安也而況宦跡鄉評未嘗漫滅將以勒鼎彝而
刊琬琰顧不謂偉邪今人首鼠脂膏對妻子煦
煦斯夕保七尺之軀卽童頭落齒喘息蠕動何
益老死敗執又安足以語不朽哉公有子四人
皆崢嶸仲子大倫舉進士爲戶部主事

天子贈公如其官蓋自明興以來邕州以甲
第顯始大綸一人且方尚友天下學聖賢以所

爲公承公益恢恢耀也闡德紀忠以徵爾後所
媿余不文

墓誌銘

明武德將軍靜菴潘府君墓誌銘

余行部至朔聞靜菴將軍卒恚曰嗟天乎奪
良將軍邪或告余曰君卒時無恙也日者君
歸自寧武途中見旌旗導從甚都指謂從者
曰何其華也從者咸訝君不之見詰旦君櫛
沐不解衣就寢鼻息訥訥然寢正酣呼起飲

且食如常已又寢然問不應也日至再忽不起余驚曰嗟如是乎天而奪良將軍邪馳吊弔其廬且慰子抑君曰吾子罹大故余實憫焉奚以助子往余道神池三山鐵爐窰之南視其山環而氣儲可圖也明年有胡山人者來善為堪輿家術入謁余謂曰山人攬勝乎盍往視神池於是趣山人往與子抑君偕山人鼓掌喜曰司馬言何神也遂為筮以戊申五月四日戊寅吉奉君窆焉子抑君緘淚以

狀託余曰公幸垂大惠施及不肖孤僕將軍卜葬吉然銘且末也公幸終垂大及不肖孤哀而銘仰我先將軍有長聞即死從地下無憾也余無以辭按狀君系出畢公後以食邑得姓然代遠不可詳君徒云入我朝有諱興者從

高皇帝起淮泗累功授世武畧將軍副千戶始自廬之合肥三徙而振武鎮西以世子寔化子曰庸曰斌庸無子斌嗣職於君為高祖

斌生銘以首功晉世官武德將軍正千戶
生政政生璟是爲君父璟五歲而孤施宜
歸七年蚤寡以節聞大司馬苑洛韓公撫
土時奏 旌其門璟長而服官有惠愛娶夏
宜人而生君多異也君諱承爵字光祖少治
毛詩補靜樂庠生就督學陳公試輒訝曰是
豈茲邑產乎大有奇氣置高等補增廣生自
號曰靜菴爲說以見志嘉靖四年乙酉二月
君去庠通籍司馬銓上 命嗣正千戶以歸

六月攝視寧化丙戌理屯政丁亥選君治寧
化又九年丙申移治寧武又五年辛丑歸仍
治寧化又六年而君卒威德並而兩信上下
咸謂之君治寧化崇簡黜煩不輕出一令徐
持其綱而理緒振肅無不人人悅者不矯不
急治內晏如也然性嫉惡常曰狼豕不鋤則
嘉禾不茂有王鉞張鵬馬騰者爭以桀鴛稱
雄且時爲推埋不法若鬼蜮然官喙莫敢問
一不當其意攘臂盟血謀詆搆之禍且立至

君奮然盡摘其狀以白悉置于法計亦欲以危君然竟無能爲也人咸曰此其懲耕氓牧豎不敢與官長抗矣苑洛公按寧武不職者更置焉所司以君請公曰是故治寧化有聲者寧武卽欲代無以逾此乃檄君往于時開屯間族曉而習梗三關當其衝師旅費鉅使按驛聞日無暇也不能則咸怒摘以爲罪君至則申約束更始其政澡刷蠹垢載有經程

券卒故無家人產而徃又勒出餘丁金急則率他竄君議聚卒目視額徃多寡丁以一錢爲準而半徵其老與稚歲僅兩入焉賦均而不煩衆驩以爲良君仍以罪金得自便擇謹愨者二人司出入銖毫必明註于籍以稽于是事事不弛苑洛公喜謂君曰準茲法天下可行也巨盜劉緒張景華安祐橫行雲朔間竄名兵籍隸守將轅下不可治會大賈道劫遮君訴君潛以計擒至庭下訊且屢不伏也

故寬之密授卒狡者僞爲他盜被擒君詭怒杖之械同獄卒又故飛悖語以毀君而日與賊昵也賊不疑而情洩適又謀曰吾等駢首死奚益不若令一首服而蔽其他俾得出可力爲解俱活也賊咸推祐諾而受二十金藏妻簣下卒具以狀白君搜出金一詰胥神之叩首服辜獄廼具其摘奸類此都御史御史獎檄數下至有老練剛方學優守堅士懷吏憚之褒云君初歸寧化親督邏卒捕虜中三

奸人入我地其一曰伯顏動者隸巨首青台吉帳下充黠譯具知虜動止纖鉅以上都御史五泉劉公覆訊之大喜布其情境內使趨避約御史南衡童君以示寵且奏其功準賞格宜晉秩君方濬城隍繕甲卒明斥燧時保斂嚴禁詰寢食並廢寧化恃以無恐虜果以秋高犯我深入踰太行而南所至蹂躪忻代道梗奏報者必道趨寧化晝夜度不絕官至不能給君籍私畜騰壯者官稱劍之裹熟

糗待急道無留行會劉公以虜入得罪去於是君賞竟寢最後君又奉檄募四萬壯丁一千五百人籍補寧化而又選屯餘之間者移以補鎮西人而怨言新作演武公署及麗譙梁棟甃礎煥然易觀矣他尚未卒其志云或問君曰子治二寧何異也君笑曰吾世治寧化宜寬去暴不得不嚴出而治寧武宜嚴然撫良不得不寬於乎此其政概足徵矣君沉重簡默猝遇大事衆怖失措君色不爲

動處昆季推與田廬終其身怡怡教子以道庭訓累千言性又好施恤親友故舊不吝善飲不亂卽僮從不妄加以朴也君配江氏太原世家子封官人男三長高卽子抑君第壬辰進士仕至陝西布政司參議賢而善爲古文辭以直氣忤柄臣從 內批免官益軫畜奇畫當竟恢恢耀也次亮以子抑君讓嗣正千戶應例加指揮僉事陞署都指揮僉事奉 勅備禦大同次哀亦

以例授指揮僉事視所篆女二長適夏千
戶時熙次適鎮西宋庠生柱石孫男五長
雲祥郡庠生祿哥京哥御哥雄哥孫女三
長適高憲副子一麟庠生次許聘孫黃門
子訓俱同郡人次幼君生弘治辛亥十一
月二十三日午時卒嘉靖丙午八月七日
午時壽五十有六余與子抑故善又雅知
君於乎若君者宜銘銘曰糾糾將軍肅我
官常二寧符握翰績通彰武驅羆虎文

麟鳳黃胎詒穀誰贖其良神池鬱鬱吉人之藏
我上我勅世考厥祥

祭文

祭北嶽恒山神文

維神璇極構高坤儀載厚道資萬物秩視三公
孕昂畢以成形聳幽并而作鎮中分地軸內壘
天京寶符著三晉之奇靈蛇表八陣之勢神功
博大而四瀆讓其尊瞻覽虛無而三年盡其界
含波愈峻鑠石無虧魚鱖馳於崇朝穹窿極於

終古暢百嘉而黔黎用育與四維而夷夏永清
非特兆類之所依瞻實惟百王之所崇祀者也
萬達南海微生北門重寄誠深報主氣激吞胡
往城塞而魑魅潛踪填授旗而羆虎戮力豈伊
人力實荷神休茲以二月臨師剛辰即事澡心
潔體虔薦苾芬刀啓血管燠燔鬯鬱聿陳大磬
之舞載歌姑洗之章聆蠻是祈氤氳若覲尚賴
巍巍之岳力永扶洪業之皇圖七曜增輝五兵
載戢陳功獻德敢後銘辭

祭山西山川文

玄黃既闢五精肇分厥有山川宣陽闕陰憑翼
惟像高卑以陳或流或峙惟元氣存育物疊疊
配智與仁坎險教德艮止修身性觀情察聖道
所遵煉石而浮盜壤以湮昧靡譎誣孰究其真
丘巒陵阜谿澗陂墳交錯宇內厥類何紛巍巍
岳瀆最靈而神星羅萬方亦各有尊嚴潛動植
孳育氤氳昭德報功禮載經沉惟茲巨鎮疆與
虜鄰建牙分閩燻我 聖君駐經五載頗得要

東漢書卷之十一
論塞垣既固歲事亦殷仰憑靈祐幸逃罪瘠潔
牲載俎清醑盈罇惟神歆鑒永盪妖氛

征安南誓文

質明萬達設炬陳衛率將士以羊一豕一告下
軍牙之神酌酒奠帛而誓曰某聞之將受命
忘其家膺三軍之任則忘其身某以不佞監統
諸軍敢有不終始敬慎而或欺而或怠而或懼
難而畏死者如此酒又與諸帥誓曰執事者有
不與某同心同德者如之遂援桴鳴鼓而誓

衆曰今日之役以應天而順人也 聖天子與

二三子皆不得已也先王不云乎爾諸軍其如
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後殿爲最以先登爲勇攻必破
取必獲守必固不愆於伐不愆於步揮進而進
揮退而退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拱挹
指使無不如意以疾克殄元兇廓清氛祲則大
賚汝其有不共命而逗遛者後至者縱賊者畏
縮者殺降者盜竊者失次者不援同伍者不衛
長官者漏泄軍機者誦言惑衆者出吾境與入

賊境而侵擾良民者必誅無赦乃縛有罪者環刃而徇于營曰莫如此不共吾令也於是三軍增氣人人有致死之心矣

擒罪虎文

思明府江州一帶山溪峭險茨菁滂濛郡虎多當塗噬人行者苦焉萬達行邊踰豐門因大雨途濘人馬俱疲虎適出傷其一卒死萬達悼之

文以告於山神曰天地生物而聖人治之蛇於淵驅虎豹於山所以使各遂其生

育而無相害耳今吾奉天伐罪道經是途爾

神不能驅逐猛毒以傷吾軍是上違天道而下

曠若職也夫違天者滅曠職者廢吾將叩闕於

天帝稽令於女青而有所辟罰於神矣敢告主

者其令啞人者死犯吾軍者縛吾壘無或故縱

以爲神羞乃募力士以千戶尚昂等督

捕之探其穴前後射殺者七十而其一獨猛果

生得之僉云罪虎也登庸畏威輸款此其爲之

兆矣

祭李毋強氏文

坤元昇粹盡教茂存柔嘉中沕匪玉而溫相厥
夫子克崇內令昧且宜勤餉耕知敬水願羞者
勿替俶終式克正位晞星存東履儉宿愛衰良
照枯惠諾如嗜索無留餘惟德祿祥思皇多祉
爰有仲子淵停山峙射策金馬蜚聲瑤京身冠
兀突與世作程亦旣顯揚亦旣壽康正期寵賜
遽隕朝霜天不憖遺昇茲荼毒徇車南馳聲容
莫續聿瞻桑梓有嘸其嘆清秋一奠霜月俱寒

祭尊師邑侯弘齋鄭先生文

於維先生天與其具其淑德滋丰嶽嶷川濶獵學
藝略索志立墳抗論卑俗持英軼群矯跡楚封
專城百里毗厥黎氓去思君子息駕桑梓霞侶
鷗親用雖弗昌懷卷則神謂宜筮從永攬寧址
如何神察而遽止是嗚呼顧余小子昔嘗受書
以引以翼以標以趨睽處京國再幸邁覲渠矍
前修時余忠告曰而國士而吾語女睢睢軒軒
疇疇予輒以內矩圓外乃行信必由中矯貌

失情逃違居諸尺素頻擲展也德音服思無斃
余罹荼毒慘虐遄歸載奔師舍梁木亦摧嗚呼
哀哉哲人云亡邦土殄瘁豈惟我思油焉膏類
載酒清觴匍匐几筵英靈飛越其淵其天嗚呼
哀哉

祭孫松山文

嘉靖丁未閏九月四日翁子巡省長垣維時玄
雲寢暉寒草黃落會有自京師至者報我松山
孫公病亟且死翁子色駭心傷潛然久之迺再

拜遣使持牲帛走奠而告之言曰夫有心同而
意見異時同而生死異者人邪天邪公不負余
余其負公者然邪否邪今欲瀝血髓墮肝膽悽
悽相道其孰能聽之邪昔公為郎計部雅獨余
好二人又並有寒然當官之心既雖分隔常若
見聞比余叨制閩外公適觀察山西得復相覲
歡甚遷去復來控撫茲土會有築垣守要之役
余委心幸託經始圖終公獨嘒嘒欲反成議上
兩對事聞者需疑余弗得已亦兩嘈辯均之為

王宰甘疆之故耳夫用中之道必求兩端吁咈
之風始自前昔余不能苟同於公猶公之不能
苟同於余也人各有見夫亦何病然不意公竟
被詔獄矣悃刺于衷詫不自解擬有所請屬草
頻更謀之朋儔謀之下筮俟畢秋防冒昧一舉
即有匪測與公同繫吾寧甘心乃不意公復遽
爾不相待矣悲哉余與公皆南產萬里同官肅
條異域倥偬戎馬艱險怵神歟息死生安知爾
我一存一毀命寔爲之何能不悲然而海淺蓬

來無窮六五河漢以東秦尾礫俱沉苟達人之大
觀則死生之感皆足以慰吾人之悲
心也

祭西峰蔡封君文

嗚呼某嘗攬諦今昔嚮慕豪賢獲聞當世謨明
之上惟令子牛洲能以夙學儒行蔚爲上瑞經
緯大醜欲左右而不可得 皇上統天禮制光
大夷夏震疊會交州不庭爰 勅令子某猷專
征奮揚戎兵戰戒邦域詰折逆順于時某以副

臬叅藩侍令子于蒼梧徵猷靖衷日增啓益熟
耳公之渾龐純固溫克子諒居綺紈而忘富耽
詩禮而棄紛大璞蘊昭明之習至貞絕機技之
巧古稱盛德長者其後必大發而多傳若公者
謂其人非邪某間關於嶺嶠數年之間蓄武輯
民含順務內受知於令子獲聞于上以有今茲
思德滂源祝公耆樂永永無疆遽知公奄忽就
世邪猶子之情肉骨之哀良不自任然而公固
可以無憾矣傳記所稱彭祖之淵竒之子終賈

靡衛霍之功言美之難兼也乃公身膺亞卿之
封而躬躬然存處士之行於鑠半洲發祥顯道
為時碩臣文武憲邦中外仰德勳業不耀鼎彝
勒名安知後世不有如今之誦明道必曰大中
稱元方之賢必援陳仲弓者邪具美之福不朽
之託匪當窮秩豐祿以為貴而徽數茂典以為
榮也况年登八袞春秋大還公又何憾哉瞻望
岡嶠涓涕無從洄酌草菹冀公來格

祭少叅東汾康君文

夫康君固西晉之人也自其父淹秦旬式監商
垂潼關借守鎖鑰攸司匪躬之故隄峭排崎眷
眈睽於異地僮僕相爲旅羈然猶滯探無始冥
悟玄思胡抱疾而亟返忽大寐之愆期玉摧祖
兩星殞中逵慈闈茹愍令子奔馳信人生之太
酷益天命之猶疑迨今輦歸故國幔飄岐崩淒
風猿啼寒雲鴈啣膽蒲原其尚遠望臨汾而無
極嗟嗟康君淡茹之操可顯而官不襲其職冲
和之質可壽而年不將其德凡我賓賓孰不爾

慟野則何自宿寘不觀塞外征夫戍客志
士仁人一旦白骨委衢墓草根陳思歸道遠反
葬無因至若娥眉胎禍才美秧被蒿萊結侶江
畔行吟莫不嘆險途之易跌傷直道之難任今
君仕爲藩少各重纒簪死而稅賻自公編素如
林則較其修短榮辱之人情吾將云誰而嗷歎
乃若海淺蓬萊魚龍共盡河流酸棗杞櫟俱沉
故陸生有大暮之賦雍門鼓池平之琴荀哲人
之達觀則生死榮辱猶寄也又何必矜怨于中

襟嗟爾康君邈矣歸魂如其有知請紆慰於斯
文

祭竹陰故將軍文

嗚呼竹陰爾真死邪非邪望前一日竹陰行幕
至江州猶自折簡詢予以邊事進止不謂其病
也頃之以有病告者第言眇小煩懣且少間矣
不謂其劇也惡聲猝至計我竹陰初然聞之猶
詭不肯信乃今果真死邪炎方絕徼莽杳蕭條
毒霧張天鳥飛欲墮竹陰背脊昵棄娛好馳驅

中路其不能自還命也安忍言安忍言邇予過
潯陽得與竹陰繫壺把酒促膝雅談况懷都器
詎意移舟作別之夕竟爲永訣之期也邪嗟夫
竹陰爾昔曾事陽明聞至學意幹心略雄視萬
夫矧今方有事安南屬爾裨將開幕府發竒猷
築降城繫強虜以嬰黃河之誓勒燕然之石正
其時也乃竟爲天所奪謂之何哉生芻遺奠溯
風陳詞追念生平有淚如雨殆亦不知其爲公
與爲私也

刻翁東涯集書後

東涯翁公以振古豪傑崛起嶺服
學問至道文率性成筆引千鈞心
雄萬變初官廣右以談兵見知督
府委以日南征討公竭惓矢忱夙
夜盡瘁旣陳借箸之籌卒定標銅
之烈是時

主上已知有公矣尋以左丞晉撫陝

右未幾節鉞三關韜鈴兩鎮地當
牧馬之餘

命承按劍之後

皇威方怖士氣欲銷公履任毅然上
疏披瀝肝膽請寬法解繩戎機毋
制

上可之公乃殫思極慮躬歷險塞修
陳使宜每一疏入

上輒撫几聽之其大者繕修邊垣綿
亘二百餘里隱起長城彈壓虜勢
翦侈逾藩潛消禍孽及諸所建議
悉出經遠數年之間虜得無患已
而進掌本兵日受

眷注公益感奮思報以身任西北安
危嗟呼公殆天生一代有用之才
奇偉愛別譬之應龍現化莫可端

倪天馬奔騰不受羈勒而升降自由超然獨詣也惜乎天不假年施未究蘊徒令今言疆場之事者莫不喟然嘆曰安得九原之下復起斯人集凡若干卷總若干篇一山鄒公與綱皆莫逆素好念公雖厭世而經世之章比諸粟帛籌邊之畧奚啻砭劑謀刻之汴藩以貽同

志綱不佞謹詮次已意如左方云嘉靖丙辰暮春河南左布政使前進士莆陽鄭綱謹書

東涯文集敘

朴誠不學嘗覽觀載籍奇偉間特
之士階勦華垂彝鼎出入將相大
抵皆經文緯武鴻猷遠略信非淺
中狹聞備材曲見所可獵致卽如
典謨誓告其言炳炳烺烺至今不
朽蓋黼黻潤色上以贊襄治道傳
宣奏白下以指授戎機一言關百

東坡先生集卷之九
世之利害片詞定頃刻之安危苟
非其人何言華國

宮保東涯翁公崛起嶺南以豪傑自
命登第後與同志輩講談理性之
學夜分不寐以此學有本原文匪
剽竊公又抱至性負奇氣作為文
章能包括今古自成機軸至乃奏
對邊事陳說虜情料敵如神立言

指掌昔人所謂雖隔千里如對面
談一山鄒公與公爲忘形之交撰
公墓志謂公崇論宏議浩如江河
之不可竭嫉惡鋤暴迅如疾霆之
不可抗出謀慮慮秘如鬼神之不
可窺蓋得其肯矣余謂公茲集之
行不但以其文焉爾方今南北困
於夷虜集中如區畫三鎮兵機歷

東坡文集序後
歷皆已効良方効於北可通於南
真如中疾之砭劑適用之粟帛海
內將爭先覩之爲快詎直文云乎
哉刻成省長葵山鄭公示余且屬
敘其後余不佞敬書末簡以俟知
音云歲丙辰孟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河南布政司左叅議南
郡江陵後學曹忭撰